





沒有樓花

贈給朋友的紀念品：

窮友至此去于  
12.25.

月一年三廿國民

贈 壽 文 王

館書圖平北立國

世界名著選

# 沒有櫻花

洛曼諾夫著

蓬子譯

上海

聯合書店

1930

879-51  
+32



3 0532 0170 7

## 目 次

沒 有 櫻 花  
大 家 庭  
她 的 條 件  
精 靈  
悲 哀  
黑 炸 餅

23260

## 沒有櫻花

—

好像以前從來不會有過這樣一個美麗的春天似的。

但是，范露雪，我却感到悲傷。

悲傷，不快，好像我幹了什麼頗低級的事情似的……………

在我寄宿舍裡的窗畔，我有一個破頸的瓶兒，而且在瓶裏，裝着一小枝破爛的，萎謝了的野櫻桃。我昨天夜裏將它帶回家裏的……當我看到那

個瓶兒的時候，我真有幾分想哭呢。

我要勇敢地把一切都告訴你。我新近由別的學科裏熟識了一個同志。有如他所說一般，我是和任何種類的感傷都遠離了的；遠離了悲傷的失望的天真，甚至更遠離了對於我第一次“墮落”底任何良心的噬蝕。但是，或種東西將我喚到了錯誤的路上去，那是不清楚的，迷惑的，永遠在目前的。

停一忽兒，我將以“無恥”的坦白，告訴你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但是首先我要問你幾個問題。

當你和保羅第一次結合的時候，你不是願望着，你這初戀的日子，對於你，可以說是一種節日，和平日多少有點不同的吧？

譬如說，在你底一生底春天的節日，穿了醜陋的靴兒，或者披了一件破爛的或污穢的斗蓬，到門外去，這在你好像覺得是一種屈辱吧？

我所以這樣問你，是爲了所有我的熟人，和我同樣年齡的人們，都以一種不同的目光來觀察這事情。我好像沒有充分的膽量，恰如我所感到一般的，來想，來幹。

要反對和你一同生活着的那些人們底成見，這是需要極大的努力的。

至於我們，對於美的物事的頂接受的態度，是一種青春的藐視吧，而且甚至對於一切裝飾的文雅和整齊，或者家庭裏的過分講究，也是一樣的。

我們的寄宿舍裏，完全放滿了醜醜的，污穢的，不整齊的，倒亂了的床鋪。紙烟尾巴放在窗架上，寢室與寢室之間的那薄薄的板壁，都滿貼着破爛的告白紙和廣告。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想把他底家弄得美觀一點的，而且，當我們將要搬到另一幢房子去住的謠言一起來的時候，學生們甚至比平日更不當心，屢次在這地方做着過意的



毀壞。

這好像，有一位誰，在他前面，我們深怕他知道了這樣的小事：我們是住着一間清潔而美麗的房間，而且室內充滿了康健的新鮮空氣似的。這不是因為我們手頭有重大的事情忙不過來，祇是爲了我們對於一切和美底留意有關連的事情感到被逼迫的憎惡。

這是更奇怪的，因為我們都知道，政府（那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化去無數的金錢和精力，祇是爲了使一切東西美化起來，到處都開闢着花園，像這種設施，在舊日的貴族（*Squires*）與資本家的政權下面是不會理解的，雖然他們以愛好文雅而美麗的生活自豪的。整個的莫斯科閃耀着白雲石灰的光亮，而我們的大學，一百年來好像一個快要傾頹的警察署似地站在那兒的，現在它已轉變成莫斯科的頂美麗的建築了。

而我們……………爲了它是如此美麗這事實，

感到了一種不自主的驕傲。但是，雖然我們的生活是在這些牆壁裏度過去的，被我們底新政府所淨化了的，但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却被污穢和混亂所支配着。

所有女孩子和我們的男同志，彷彿深怕被人控告他們文雅而且有禮貌似的行動着。他們過意養成一種粗野而下流的談話方式，互相在臀部打着。當他們談論到兩性問題的時候，他們總要用那頂粗野的解釋，頂討厭俚語的。

那些頂可惡的辭句，對於我們是有充分的市民的權利的。當我們女孩子中間有幾個，我沒有說全體，祇說幾個，感到遏制情慾的時候，那末甚至更糟的事情會發生了。其餘的都打算叫她們熟習那“國語”去。

犬儒主義，粗野的下流的腔調，和一切吹毛求疵底蹂躪與踐踏，唯有它們是成功的。或許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大羣貧窮的人，沒有什麼可以化

在裝束上面的東西，所以我們正好蔑視這整副的事情，或者喜歡假裝着我們是蔑視的。或者是這樣的，我們以為自己是革命底兵士，天然的感傷的觀念和吹毛求疵，對於這些人是沒有地位的。但是我們如果是革命底兵士的話，那末我們無論如何應該拿我們建立起來的政權做一個榜樣，不僅爲了美的關係，而是爲了清潔和康健的關係，努力使生活美化起來吧。爲了那個理由，我以為這時候我們應該決定拋棄這種誇大的，過於加勁的兵營裏的調子。

但是，你知道的，大眾是喜歡這種生活的。姑且不要說男人吧，單是我們女孩子就喜歡這種生活的；這種生活使她們更其自由，而且自身需要一點意志的鍛鍊。

但是這種對於美，純潔和康健的忽視，使我們的親密的關係弄成了一種驚惶的 *Hooliganism*，它產生一種粗野，一種禮儀的缺乏，一種對於女朋

---

友或任何小姑娘深怕露出一點人類的優雅的情感或感覺。

這一切，都由於深怕干犯那沒有寫明的道德的條文而發生的。

你在學院裏的情形是不同的。我有時很悲傷我進了大學。我的母親，一個鄉村裏的收生婆，將我尊敬成了一個較高尙的人看待着，但我時常疑惑。假使她看見了我們的生活的齷齪的情形，而且聽到了我們所慣用的新近的壞話，不知她會起了什麼感想呢。

對於我們，戀愛是沒有的；我們祇有性的關係。所以，戀愛是輕蔑地被放逐到“心理學”的王國裏去，而我們生存的權利祇是生理學地去了解吧了。

女孩子們和他們的男朋友們一塊生活着，而且和他們同出去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或者這是頂普通的，祇一個晚上，這是一件極小的事情。而

且如果誰要想在戀愛裏找尋超過生理學的任何物事，那末他會被人笑他是唯心的，或者是一種惡劣的事情。

## 二

他以爲他是個什麼人呢？一個穿着高統靴而且披着一件在項頸間不鈕的藍外套的學生吧了。他時常用兩手將他底不整齊的捲髮從他的眉間推向後面去。

他底眼睛吸引了我。當他孤獨地沿着迴廊在那裏漫行的時候，你會在他的眼睛裏感到一種偉大的嚴肅和沈靜。

但是當他一旦逢到他的任何同學的時候，我覺得，他就立即變成誇大地喧嘩着的，放蕩的，而且粗野的了。因爲他的美麗，女孩子們會拿自信心灌到他的心裏去，男人們則因爲他底伶俐吧了。他好像深怕失去了他所有這種領導權似的。

我看他是兩個人，一個是具有無限的內心的精力和莊嚴的腦筋的；另一個是一個流氓，他拿他底買弄使你懊惱，而且在別人心裏留下了非常粗野的樣子底印象，事實上，他真是比他的本人更其粗野呢。

昨天，在傍晚，我們第一次一塊出去。黃昏的靜默已經籠罩在城上，而街道底聲音是沈靜下去了。空氣是清新的，有一種潮濕的土地底快人的香氣從方場裏傳來。

“上我那兒去吧，我住在離此不遠的地方，”他說。

“不，我不去。”

“爲了什麼緣故呢？禮節嗎？”

“並不是爲了禮節。那是第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在這個晨光，在戶外是非常愉快的”。

他抖動着他底肩膀。

我們沿着碼頭行去，在吊橋下面站了一忽兒。

一個叫賣歐洲櫻花枝的女孩子過來了；我買了一小枝，爲了和我交換，我等候了許多時候。他立在一邊，向我望着，而且微蹙着他底眉毛。

“沒有櫻花你就不能夠生活嗎？”

“我能夠的。不過有了櫻花總比沒有櫻花好點吧。”

“我時常沒有櫻花安排着事情的，而結果並不見得什麼壞”，他說，不愉快地露齒冷笑。

兩個姑娘走在我們的前面，一大羣學生亂敲着她們，當她們避開去的時候，學生們發狂似地大笑，凝視在兩位姑娘的後影，而且跟在後面罵着。

“他們使兩個姑娘發脾氣了。沒有櫻花而走到她們身邊去，於是姑娘們怕起來了，”我的同伴說。

“你爲什麼這樣不喜歡櫻花呢？”我問。

“對了，結果這是一樣的，有櫻花或者沒有櫻花……爲什麼要掩飾事實呢？”

“大約你是從來不喜歡櫻花的吧，所以你是那樣說的。”

“爲什麼那是需要的呢？”

“那末你對於一個女人怎樣呢？”

“呵，拋了這種中國式的儀節吧，叫我 *Thou*，不要叫我你！至於女人，她有或種東西能使我喜歡的，我敢斗膽說，使我非常歡喜呢。”

“我不要叫你 *Thou*。假使大家都用 *Thou*，那末這個字也就沒有什麼悅耳了。”

我們走過了幾叢紫丁香花。我站了一忽兒，將櫻花繫在我的斗蓬上。他突然動作起來，將我底頭兒推向後面去，打算親吻我。

我推開他了。

“不喜歡親吻吧；對的，不喜歡！”他沈靜地說。

“我不喜歡這個。因爲你是誰也不愛的，所以無論你親吻那個女人對於你是一樣的。假使這不是我，而是別一個人，你也一樣去親吻她的。”



“不錯。一個女人也要親吻她所喜歡的人兒，而不肯永遠委身於他的。我們近來有了一種小小的 *Beano*，我的一個朋友的未婚妻，她拼命的喜歡親吻我，正像她親吻她的男人似的。假使是另一人在她身邊，她也要同樣地親吻他的。那一對情人在登記局爲愛情而結婚了，而且還有其他的一切呢。”

我聽他這般說着的時候，我是深深地感到了懊惱。我想像他不僅是完全對我冷淡而已。他追求我底目光不知道有多少次數，甚至當我擠在一羣別的學生們中間的時候！他爲什麼要拿淫蕩的粗野的觀念來毀壞這甜蜜的春天的黃昏呢，當你是要求着溫柔和安靜的談話的時候？

那時候我真恨死他了。我們經過了一張長櫈，一個類似太太的人坐在那裏。她穿着一雙絲襪，她底腿兒的上部相互交叉着。每逢有人經過的時候，她抬起了她底眼睛。

我的同伴的目光釘住她。走了幾步之後，他又

旋轉身來，凝視着她了。我覺得好像是受着針刺一般的難過。

“我們在這裏坐下來吧”，走到第二張長檯的時候他這樣說。他想在那裏坐下來，那末可以繼續凝視她了。

我突然覺得心緒紊亂萬狀，我覺得我真要開始號哭了。因為恐怕我要失敗，所以我告訴他，我不願意再和他在一塊，於是告別了。

他向後退去，顯然不知所措了。

“爲什麼？”他問。“你不喜歡我忠實嗎？假使我戴上假面具，說些謊話，這樣反而好些嗎？”

“我悲哀你沒有絲毫不用戴假面具的東西。”

“唔，你要這樣做什麼用呢？”他說，好像當初他不理解我的意思似的。“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我也要走了。再會”。他握了一會我底手兒。“祇不過這是愚蠢，這是愚蠢的”，他重複地這樣說，於是放下我底手兒，大步走向他的家裏去。

我也驚愕着。我沒有想到他會走開的。

我站在散步場的角落裏，向四面望望。這是這樣一個五月的夜晚，那時候，你會感到繞在你的周圍的生命是祇有那樣一個夜晚了，是永不會再重複的了。有雲底燐火般在月亮四圍，它高高地停在一屋溫暖的，鬆鬆的黃色的霧障裏。遠方的夕陽的情調，消失在許多房子的屋頂和克里謨林的鐘樓的後面了。稀少的街燈的光線被月光映得糊糊了。

在大會堂前面的明亮的方場上，有好幾羣快活的青年和女孩子，一對對的情侶們，是坐在園檯上。在低枝的剪短了的樹木和紫丁香花叢下面。

傳來了一陣輕輕的談話和歡笑底喃喃聲；你可以看見紙烟底紅光閃閃的末端。彷彿每一個人都觸起感情了，沈醉在覺醒了的溫暖的夜裏，渴望一分鐘也不要讓它失去。

但是當這樣一個夜晚沒有在你的靈魂裏奏起和歌來的時候，當你是孤獨的，可憐的而且沒有伴

侶的時候，你將感到非常憂傷，你不能感到比這更糟的事情了。

在幾分鐘以前，他的在與不在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此刻我的腦筋是被這思想所攔住，他是凝視着那個長橈上的女人的。我感到一種含淚的焦急，我怯弱到這樣的程度了，世界上的東西什麼都不要，祇要他和我在一塊。

一句話——請你不要責備我——在這歡樂的春夜，一個人假使從快樂的同伴裏驅逐出去，從歌班裏趕出去，像這樣的人我是做不下去的。

不再想一想這算是什麼意思呢，我回轉了我底脚步，匆匆地奔向他的家裏去。

### 三

我的腦海裏祇有一個思想：他或許已經出去，我或許到得太遲，我或許會依舊是孤獨的吧。於是我責備自己這般可笑地逃開了他，一點也不努力

去掬出他的性質底好的一方面。

我回憶這事情，感到了我底行動正像那些達到了不快活的情形祇會抖動他們底肩膀，而不會想法補救的人們。意思就是這樣，我想不化氣力得到一點較好的東西。

我在這幢古老的石屋的門路下面走着，覺得這裏和門外的暖和的五月的夜晚的空氣怪相反，覺得這裏的冷冷的牆壁的寒涼的霧汽。

在莫斯科，依舊還有很多和這一樣的門口的，不洗乾淨的門，掛在門上的古老的廣告底爛布，塗滿了墨跡而且不打掃的污穢的外面的樓梯。

他是毫不想到再會看到我的了。他顯然想坐下來工作。一張很像泥水匠的支架似的細長的桌子，對着一度牆壁放在那裏。一個電燈泡掛天花板上的一根繩上，但是已經被拉到了桌上，用一枝釘子釘在那兒。

“呵，英雄回轉來了！”他叫了起來。“顯然是想

清楚了吧。非常清爽罷。”

他冷笑着走近我身邊來，握住我底手臂。大約他要打算親吻我或者毆打我吧，然則兩者他都沒有做。

我很傷心我們吵了架，我希望把它補救過來。”我說。

“有什麼好補救呢？請等一等，我要去貼一張條子在大門上，說我不在家裏。否則會有人來的。”

他立在桌旁，寫好條子，於是拿着條子走出去了。祇剩了我一個人在這房間內，我向四圍望望。

他底這個房間正和那樓梯同樣的性質。牆上塗滿了電話號碼；紙烟尾巴和紙片散滿了沒會打掃的地板。一張顛癩破爛的床，並着一度牆壁放在那兒，正像在一間我們的寄宿舍的房間裏面；放在窗架上污穢的碟子，空的瓶兒，酪油紙，蛋殼，酒盃。

我感到幾分困惱了，我想不出在他回來的時候，應該怎樣對他說。老沈默着不是頂聰明的辦

法，那會被解釋到或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意味上去。

接着我便自問，他爲什麼拿那條子出去貼在門上的。假使有人來了就會怎樣呢？

我突然明白了，想到了這樣，我就頭暈眼花起來，而且透不過氣來。裹着一顆抖動的心兒，我走到窗架前，要想將瓶兒和紙烟匣子清除去，騰一個地方出來讓我坐下。我看到，我底手兒在抖動了。但我仍舊一樣清除了窗架子，俯臥在這上面。

從前，我從來不曾感到過一種這般動搖的緊張的期待呢，有如我躺在那裏，傾聽那會發生在我背後的事情的這時候所感到的。

這是我的唯一的惆悵！我底生命與幸福底最美滿的剎那，或許也就是我的戀愛底第一天，必須在這間濺污了的醜陋的房間裏，在昨天的殘留的物品中間，來完成吧。

這就是，當他回到室內來的時候，我提議我們出去享受新鮮空氣去的理由。

一種驚異和憤怒的表情掠過他的面上。

“爲什麼呢？”他問。“你不是剛才從外面進來的嗎？”

接着他底聲音變化了。

“我已經將條子貼上，那末大約沒有人會來擾我們了。不要再多說廢話吧。現在我不讓你再到別的地方去，”他匆促地說。

“我不高興在這裏呢。”

“唉，又開始那一套了，”他不同意地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你要想上那兒去呢？”

他底話語是遏制着的，迅速的，他底手兒是抖動着，當他想阻止我出去的時候。

我底手兒也抖動了，而且我底心兒是跳動得這般利害，我的眼前是變得昏黑了。在我的腦筋裏，有一種衝突在猖獗着，屈服的心情，沒有人會來打擾我們的感覺，以及由於他底鬼鬼祟祟的匆促的低語，他底貪婪的忙碌和他底失去了鎮靜與



自制而引起抗議的心情。好像在他的心裏祇有一種東西。要在他的任何同志的前面成功這心思，爆發在他心上了。你若有絲毫的反抗的表示，他就顯得不耐煩與憤怒。

我們女人們，就是在自由戀愛的時候吧，也不能夠正視那真正的“事實”的。對於我們，事實往往是這章（故事）完了的地方，當初我們是迷戀着男人的本身，他底心靈，他底才能，他底靈魂，他底溫柔的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往往渴望着或種超越於肉體的結合的東西的。等到這另一種種慾望不能夠滿足，而一個女人由於她底官能底暫時的衝動而墮落成了一個犧牲者的時候，她經驗着一種對於自己的憎惡，而沒有充實和幸福了。她變成對於這男人也感到敵意，因為他是她的墮落底共犯者，因為他是一個下流的人，他強迫她發生這種討厭的可惡的感覺。

破爛的床，那些放在窗上的蛋殼，灰塵 他底

鬼鬼祟祟的目光，以及事情將要不走到正路上去的感覺，這一切已經使我覺到不高興。

“我不能夠再留在此地了！”我叫喊着，幾乎是含淚的。

“那末你打算怎樣呢？你不喜歡這些傢具嗎？這裏不夠詩意嗎？但我可不是一個男爵……”他帶了毫無掩遮的怒意叫道。

我可以猜得到的，在他這樣叫了出來的時候，我底面容一定改變了樣子吧，因為他好像急於退消滅那由他這些話語所給予我的印象，他開始以匆促的低語來安慰我了。

“那是很對的，親愛的，停止……這是一點也不錯，或許會有誰進來。”

那時我應該下一個決心走開了。但祇有我倆在那兒這事實，有如在他心中一樣，在我心中也煽起了這般純潔的慾望了。我決定欺騙我自己了，我懷着這種虛偽的希望停留在那兒，希望有什麼東

西會闖進來……

“等一會兒，我要替你製作若干詩歌呢，”他說，吹滅了燈火。

真的，那樣倒反而更好點，因為你可不看到醜陋的床鋪，也不看到瓶兒，也不看到地板上的紙烟尾巴了。

我立在窗口，以我底背部向他朝着。他走到我的身後，以一隻手臂圍住我底項頸。同時我是仍舊望着窗外。我不能夠看到他底面孔底表情，但是我很感激他底擁抱。我真願意在那裏站立很久，很久的時候。

但是他底躁急戰勝了他。他想着他的同志們或許會上這裏來的。“你要在那裏站多少長的時候呢？”他問着，以他的手臂從窗口帶走我了。

.....

當我們從床上起來的時候，他第一件事情是點上了燈。

“呵，我不要絲毫的燈光，”我顯得悲苦又驚惶的叫了出來。

他驚訝地向我望望，而且抖動着他底肩膀，又將燈光吹滅了。接着他走回床前去，開始收拾着床鋪。

“我必須將我的同居的朋友底床鋪收拾端正，否則范尼亞會立刻猜到我有一個女人在這房間裏，”他說。

他在床鋪的周圍大驚小怪的喧鬧着，而且在地板上面匍匐着，顯然在找尋什麼東西。他立即向我走過來，我幾乎違心地歎了一口深長的氣，於是旋轉頭去看他了。我用盡了力量去克服我底感情。他向我伸過一隻手兒來。

“噲”，他說，“這是你沒的壓髮針。我在地板上到處匍匐過了。爲什麼你一定不要燈光呢？你最好是此刻就出去，否則就會有什麼人會到來的，我要送你從後門出去。前門此刻是關好了。”

我們互相沒有說一句話，而且好像互相避免着對方的目光似的。

當我走到街上的時候，我機械走了一程路，心中無有一點思想。接着我突然地感到手裏有或種金屬的東西，於是我顫抖起來了，因為我記起了這是他放在我的掌心裏的壓髮針。我甚至停住脚步，凝視着它們。它們無疑地是壓髮針，決不會是別的東西的。

我仍舊手裏拿着壓髮針，蹣跚着回到家裏了。我的斗蓬上依舊綴着這一小枝纏縮了的花朶，有如一塊爛布似的鬆鬆的掛在那裏。

這同樣古怪的夜晚統治了這都市。月亮高高地站在無數堆的建築物上面，疏細的雲朵有如那捲纏的烟霧的。同樣渺茫的烟霧朦朧的地平線，遠遠地橫在城市的那邊。

依舊飄盪着蘋果花，野櫻桃和青草的香氣……

.....

# 大 家 庭

—

現在是另一個春天了，范露雪。自從我給你寫了那一封絕望的信之後，又是一整年逝去了。

我所以沈默了如此長久的原因，是因為我經過了如此多的事情。我不曾感覺得足以寫一封信給你呢。

現在我寫信給你，是因為最近一星期內發生了一點事情。你記得我寫信告訴你的那個學生吧。你記得他使我發生的那種心靈的追求吧。唔，一星

期以前，我們又逢到了……！

他去年春天已經畢業，而且在執行一種業務。這就是我們何以這許久時候不能互相偶然相逢的原因。

現在我的生活裏有了一種偉大的新事情，一個孩子已經有三個月的形象了。我成了一個年青的母親。聽到這話你覺得奇怪嗎？在這個月底末尾，我底臨診教導 (*Clinic*) 的工作將要完畢，我可以獨立了。但是我去年所得到的經驗，已經使我成爲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

當我第一次知道我將成爲一個母親的時候，一個恐怖的日子開始了。

這是第一個思想，若被家人發覺了那樣的情形，在他們面前我將多麼地羞恥呵……在鄰舍方面會加我多少惡毒的眼光與私語呵！接着他們會拿惡意來對待我，因爲我底自由底意義，變成迷失了貞潔的道路了，還因爲我是在莫斯科求學的，而

不是拿着牛乳到市場上去。

當我走出氣悶的火車，大清早就匆匆地躲進一部鄉村的馬車裏去的時候，我彷彿忘盡了我的一切煩惱。

你知道，在一個暑熱而雷聲隆隆的夜晚之後，你所得到的這種芬香而清新的六月吧。……依舊柔嫩的青青的樹葉閃着光亮而且濕着雨水的……寧靜的靄靄的天空……靈鷲在看不見的地方歌唱着……田野裏的高高的小麥展伸到她平線的邊涯。

當馬車馳拂過一叢榛樹的小林底枝幹的時候，大粒的雨滴濺濕了我底面孔。在巷路裏，可以聞到一種樺樹底辛辣的氣味。我彷彿覺得那早晨的清新，那潔淨，那小麥底無邊的景色，都是在我的心內了。

是懷着那樣的心情，我走近了我底家，而且看到了遠處的小小的房子底屋頂，和在它前面的古



老的歐洲產的山梨樹。

這好像是回到我底童年了，而且，當我走進鄉村裏去的時候，我歡愉地望着各樣各色的人們。

我一面走着那全長滿了青草和苧麻和燕蔬的大街，一面我看到那通到井旁去的很熟悉的路徑，於是我便想起了一陣童年的回憶底快活的洪流。

在那晨光，太陽從一條雲的邊岸浮湧出來，以溫柔的晨光愛撫着農場，而且在那殘留在鄉村的街道的捲曲的青草上的每一滴雨水裏，放進一種燦爛的光亮去。

在那晨光，我偶然看到一個我所知道的活潑的年青的婦人，五金匠的妻，於是我帶了我底快活的情調要想向她揮手了。

但她却迅速地移轉她底目光，冷笑着，裝出一種奇怪的令人不快活的歪面。

你懂得那種歪面嗎？這算什麼意思呢？有時這

真是莫明其妙的。但是好像有一種普通的人對於一個已經離開了羣衆而且變成了特殊的人底所有的愚蠢的嫉妒的憎恨，集中在這裏面。

但是當有人向你射過那種眼光來的時候，你好像甚至連最低限度的理性也會失去，縮得什麼都沒有了。

突然地，一種悲痛貫刺在我心上，我又記起我底情形了……

當我走近那小小的三個窗門的房子和那圍繞着房子的有被小鷄啄成的滿着塵灰的洞兒的土牆的時候，我望着天井裏面，看到了一隻無底的老舊的水桶依舊和從前一樣地放在那兒，而且在後門外有肥皂水倒着；於是我感到那永遠地固定的而且凝凍的農民生活裏的那一切無望的東西了。依舊是同樣的肥皂水，依舊是掛得與你底目光同樣高度的爛衣服，那是你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就可以看到的。

我的母親穿著一條可怕的老舊的裙子，站在火爐旁邊，她底背部朝着我的，她的兩隻衰老而強壯的手兒拿著一隻吊桶，一時沒有看到我。

但當她轉過身來的時候，她快活地握住她底雙手，落下了吊桶了。

雖然在一分鐘之前，我還懷着這般快活的心情趕回家來的，但此刻，我却感到彷彿當我走過去親吻她的時候，我是拿著一把刀兒在我的身後的。

如果你和一個人曾經生活過一個很長的時間，那末即使這是一個頂不留意你的人吧，也沒有法子掩藏你所經歷過來的生活的。母親在一星期之前是管不到我的，此刻她開始斜瞥着我，偷偷地而且焦急地竊窺着我了。

每當我走到窗畔，漠不關心地望着窗外，或者坐下來，以我底眼睛凝視在一點上的時候，她會顯着母性的驚惶望着我的。但是如果我釘住她底眼光的時候，她又會假裝祇不過在尋覓什麼東西，而

匆匆出去了。但是她底謹慎的拖長着聲音的歎息，並沒有避開我。

一天，大約在我回家之後二星期光景，她包上了她底白頭帕，要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來坐在我的旁邊，開始吐出一種謹慎的天然詭詐的談話，說我現在已經到了二十五歲，能夠拋棄我底學生生活，嫁一個能夠供養我的適當的男人，這不是更妥善些嗎。

“近來有許多人，他們底生活弄得一團糟……我曾經看到過幾個。他們蠢備蔑視一切，但他們對於他們的母親是怎樣一種祝福呢？我睡不去，整夜想念着你……”

接着她底衰老的唇兒抖動了，她底繃紋加深了；她拿了前褂掩遮住她底眼睛，開始一個老婦人底啼泣。

然後她緊緊地閉住唇兒，停止號洶。

“有許多無用的東西，”她說，向我投了一眼敏

銳的警視。“一種爲了生活的羞辱，於是人們不原諒她們了。”

五金匠的妻子底歪面，又回到我底心頭了。一旦她聽到了這件事情的時候，不知她要做出怎樣的歪面呢？

“如果我告訴了母親，那末怎樣呢？”我沉思着。“她底母性的表情不是會消失了去，而爲了我所帶給她的恥辱，會換上一種恐懼與憎恨的樣子罷？她不是會不承認我嗎？而且對於我那懷在身裏的新生命，她會向他致意怎樣的問候呢？”

我決定說出來了。

當她第二次開始表示掛念我，貼近我的身邊坐下來和我談話的時候，我直望着她底眼睛，說：

“母親，我有一個小孩了。”

聽到這句話，一種可笑的淒涼的表情露現在她面上了，這一臉微笑，是一種人在受到別人用屠刀擡他，而他疑惑着這是否爲尋開心而打他的時

候纔有的微笑。接着她變成面色蒼白，低聲地說：

“你使我快活，小母親……一個客人嗎？謝謝……這般的廢物……”

不再說一句別的話，她走出室外，以她底肩膀撞進了門口，一面她不見了。

“你喜歡這樣幹就幹吧，但不要貽羞我，”她從板壁的那方面叫過來。

我突然記起了一場事情，那是在十五年以前，她曾經說過和這幾乎同樣的話的。我的兄弟，那時還不過十五歲，拿來了一隻無家的狗，於是我的母親非常懊惱，爲了這飼狗的額外的消費。有一天，這孩子從天井裏奔進來報告，幾乎透不過氣來，說那吉卜西有了小狗了。母親突然大怒，叫道：“你喜歡和狗一塊就一塊吧，祇不要使我看到它們。”

經過了一整天的吵架和號叫之後，這孩子上吉卜西那兒去了；她是躺在一個草棚的角落裏，以她底身體掩蓋着小狗，而且當我的兄弟走過去的

時候，在她的眼睛裏有着那麼一種目光，我是永不會忘記的，這是一種無限的屈服，一種最後的懇求。

我的兄弟把小狗捆在囊袋裏，但這時他底雙眼却充滿了眼淚了，他拿小狗去沈溺在天井裏的水潭裏，而它們的母親是俯伏着，在我的周圍哀鳴又匍匐，而且舐着我底手兒。

我覺得，現在我的母親說了這話之後，我是家庭和家屬都沒有了。我自己的母親已經拋棄我了……！

因為我沒有精力來忍受鄉村裏的待遇，於是我回到了莫斯科去。

.....

我記得我離開那生我的房子之後的那個早晨。這是在七月，一個暑熱的時期，那時甚至在早晨九點鐘太陽就炙人的。

當我載向莫斯科去的時候，我就看到了莫斯

科，以及它底罩在一陣從工廠的烟裏騰出來的藍色的霧裏的金黃色的圓屋頂。從老遠的地方我就感到城市的熱氣。然而依舊有一種野外的涼風吹進車窗裏來。

當我走出車站，和飛揚的塵灰相接近的時候，我立即感到一種街道的窒人的熱氣和鐵道車底烟汽……

道路是到處都通達的，面色污穢的人們用長的鐵桿，照顧着地瀝青的大鑊。

我回到大學寄宿舍裏，看到祇有兩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同志還留在那兒，那是無家可歸的學生。我將行裝放在地板上，坐在行裝上面，向這空洞的房間凝視了好一忽兒。

這個寄宿舍也爲工人們所有了。可以聞到一種新的油漆底氣味；泥水匠正在工作；在迴廊的地板上面有着石灰，你在無論那裏行走都會留下了白的脚印。連我必須在裏面宿歇的那房間的地板，



也成了同樣的情形。

我永不會忘記我決意老着面皮去進醫院的那個早晨的。

對於這些事情已經遠離一切偏見的我，會開始想起我底情形真像一種羞辱和一種不幸的遭遇，這怎麼會發生的。

於是我開始被未來底預先的警告所嚇住了。我，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生活在一幢正在修葺的建築底石灰和無用的碎屑中間，而且要在這般無家可歸的狀況之下帶一個新生命到世上來，我怎麼辦呢？

想到那情形，我決定去做那現在許多人所做的事情了……

我立起身來，預備去做那事情了，我用兩手捧着底頭兒，站了許多時候。於是我走出去了……

因為街道是剛才洗過水的，所以令人感到一點比較的愉快和清爽，有好一忽兒。舖道上擠滿着

忙碌的人們，他們底面孔從澆洗過的街道獲得了一種清爽和活力。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事情的，混入一條人羣的河流裏去了。

我走着，奇怪怪地感到我是離開了人間，好像當真我沒有生存底權利了。我彷彿覺得每一個人都預知我預備去做的目的的。在他們大家享受着早晨底元氣而且感到生活的喜歡的時候，我正被我底生存底可恥這種意見苦惱着，我是偷偷地細察着大門的名字的門牌，當我一面走過去的時候。彷彿我是患了一種惡病，而且感到了自己剝奪去法律的保護，還打上了烙印。

我終於尋着醫院了。我在大門外往返地徘徊了好幾次，好像願意讓我自己有更多的時間來返覆地思索，就擱去那可怕的時刻，只期待着那另一個時刻的到來。

又好像，每一個人都猜着了我为什麼徘徊在那裏的理由，而且在他們經過的時候總向我的四

周望望。我裝出一副和那醫院的大門與那牆上的熟鐵的詢問欄柵毫無關係的表情。

我突然記起我的母親底話：“你喜歡這樣幹就幹吧，”而且我也記起了那綑在囊袋裏的小狗當初是如何地不肯沈下，於是我的兄弟用一根手杖將它們撞到水底去，我想到那隻吉卜西了。

完全莫明其妙的，我回轉身，幾乎是跑回家去了。

是在這時候，我經驗着某種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情；我突然感到在我身內有某種不是我自己的東西，某種有生命的東西，底動作，而同時我也狂喜地承認有某種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我遁到室內的一個角落裏，躲在那裏，好像躲藏在那生活在我身內的東西裏似的了，我無精打彩地凝視在我前面，我底眼睛無疑地含着恐怖的，當想到那要求殺死我會經給予生命的那東西的生活的時候。

兩個女孩子，泰尼亞和葛萊雪，走進來了，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情，爲什麼從家裏轉來的。

我跪倒了，將一切事情都向她們說個清楚。

“但是你號哭什麼呢？這不是很大吧？”泰尼亞叫道，在兩個女孩子之間她是比較更活潑的，她跑到樓上去了。

“君士坦丁，蘇尼亞有一個孩子了，”她叫着，很有幾分快活的，將一個男人帶到樓下。

君士坦丁進來了，一點也不知道這事情的各方面。

“孩子在那裏？什麼孩子呢？”他走過來，面朝着我，問道。

“現在他還在裏面，但是他會出來的，”泰尼亞氣喘喘地叫道。

兩個女孩子以這般警覺的，興奮的眼睛望住我，會使人想到在她們的目光之前完成了或種的神祕，或種對於她們的個人生活有一種新而偉大

的意義的東西。她們忘盡了四周的石灰和修葺着的工作，和她們自己無家可歸的情形，以及她們在大城市裏的孤寂與夏天的暑熱和塵灰。我十分清楚地感到，我已經結束了家屬對於個人的殘暴，那種曖昧的卑鄙的殘暴……這多少對於我是一種新事情吧。

現在我另有一個更大的家庭，人類的家庭，我此刻十分清楚地而且瞭然地感到和這大家庭結合了。

我在此地，始終不會經驗到我的大學裏的朋友們和同志們這方面，給我以一種惡意的目光，或者做一個歪面。

恰恰相反，他們露出了一種青春的驕傲，我的情形使他們很高興，認為是一種戰勝了世俗的道德的人底永久的模範，於是他們宣告這是“一種可以使祇會低着眉毛的布爾喬亞受打擊的正當的事情(State)。”

至於女學生們，她們所說的話，也並不特別的吹毛求疵的，但是每逢我在場的時候，她們就不說那無價值的打趣話了，正像她們的母親已經進來一般。

我想，假使我有一個丈夫，那末同志們不會對我表白這般的掛念了。正是因為沒有丈夫，所以他們能夠對我感到一種集體的責任的。

我又感到我的家屬是在此地，而不是在老家裏。

## 二

你在等候着我怎樣地遇到他的故事吧。但我故意把我所經過的這一切告訴你，因為那樣你能夠更明白相會的情形。

一星期以前，我從寄兒院(*Creche*)裏將我的小孩拿出來，在我去做工的路上將他寄在那兒的。我坐在亞歷山大花園裏面念着我第二天的功課，

而且在教科書的葉邊做着扎記。

是在那春天的初早的節季，那時雪剛才不見，街道上的聲音彷彿是一種新奇的事情：烏鴉們鼓着翼兒，在散步場的濕潤的柔軟的小路上不見了；冬眠醒來的蒼蠅在空中飛翔着；人可以聽到花園裏的春陽下玩着的孩子們底饒舌聲和笑聲，戴着綳縮的帽兒和穿着長襪的孩子們用他們的彩色的小木鏟在遊戲場上掘着泥沙。

我也分享到那種幸福的感情了，那種春天與生命底節日底感覺了，當我望着我的小孩子向和暖與太陽張鼎又捏攏他底小小的手兒的時候。

翻了一頁書，我偶然抬起頭兒，於是我底心兒跳躍起來了，因為我底眼睛已經看到他……

離開他還有好一段距離吧，但他那副第一次看見就吸引了我的嚴肅而洗淨的態度使我認識他。我也認識他那頭向着前面而且蹙着眉毛的那種步風的，他在大學的迴廊裏所走的樣子。而且我

還認識他穿着的高靴和藍色的大氅。

當他底目光和我相觸的時候，他殘酷地紅漲起面孔來，一種青春的曬焦的顏色呵。他立刻變成不安的樣子，而且猶豫不決，好像他覺得處在一種沒有辦法的境地，而且他不知所措，還是來和我問候呢，或是當作沒有看到走過去就算了。

這種躊躇祇經過一分鐘的時間。

他舉起他底帽兒了，而我是向他點了幾次頭。夠了；他不會過來說話的。

但 he 心中顯然非常感激，因為事實上我沒有跑過去，狗血噴頭的責備他。他要想溜走，但又回轉頭來看我，而我在那晨光正也釘在他的身後。他變卦心計，走過來了，面孔依舊是紅漲的，而且向我伸過手兒來。

我禁不住注意他那射在我的衣服上和鞋子上的偷偷的目光，因為他打算猜測我底境況是否困難。好像他想估量他底可能的責任底範圍。



我不自主地將我底足兒藏到長櫬下面，因為在我鞋上有着一塊大的補釘。

“自從我看見你以後很長久了。你時常到這裏來嗎？”他不好意思的說。

“像今天這樣的天氣，我是每天來的，”我說，仰瞥着天空，而太陽的光線使我繃起眉毛來。

從他的聲調裏，我可以辯出來，他不單純是漠不關心，而是疑惑地考察着我們的關係底強度 (*Strength*)，以便決定這責任，只有一種朋友關係的責任。

“唔，明天會吧，假使天氣好的話，”他笨拙地結束了話。“此刻我恰巧有一件非常緊急的事情。”

於是我看到他向孩子斜視了一眼。但他一句話也不說，好像假裝他沒有看到孩子似的。

我不相信他真有一件緊急的事情。他顯然連自己也不能決定，所以不願意冒險一次長長的談話。他頗高興，因為這事情沒有弄糟。他帶着一副

得救的神氣，忽忽地走開了。

我聽着他，露出了一臉希望的微笑，這一種微笑，祇有在你碰到一個你所非常熟悉的但是好幾年沒有相見的而且你是非常喜歡知道他別後的一切都很如意的人的時候，才會浮到面上來。

我沒有說一句關於我自己的話。我沒有發牢騷，也沒有說一個人感到了自己的被拋棄，這是一種艱苦的經驗。我甚至也沒有暗示他，他和這個新出世的生命是有直接關係的。而且當他走開去的時候，我也不打算阻止他。

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感到一生從來沒有感到過的愉快。有一件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令我快樂，那是我沒有向他暗示那橫在我們中間的連繫，也沒有好像要將他放在背棄者的地位上的事情。

尤其快活的，我想起了我們相逢的最初的片刻，紅漲着面孔的是他，而不是我呢。看到了他，我

祇不過覺得驚奇，而且，不合一切邏輯的，我頗感到快活。

我是說不出地快活，能夠向他指明：他那顯而易見的恐懼和焦急都是不必要的。

他也得到那樣的結論吧，這是顯然的，他完全恢復他底泰然的心境了。

### 三

第二天，他又來了。他在好遠的地方就看到我，當他沿着一條花園裏的樹蔭路行走着，且微笑着的。微笑着，他走近來了。

沒有昨天的謹慎和遲疑了。現在他覺得可以完全肯定，我不會向他作法律的要求，也不會發使人不快的脾氣的。

他天真地，友誼地而且十分鎮靜地談着話。

可是在他的談話裏仍舊有一種官樣的聲調，好像他知道是犯過某種罪的，但決不定是否被宥

免了。或者他或許恐怕流入一種親蜜的聲調裏去，深怕那會確定了他該負幾分責任的這觀念。

和我談論着我底工作，好像一個這科的學生和別科的學生談話似的，他敢正視我，而且和我底微笑相逢到了。好像克服了他身內的或種東西似的，他底面上也露出一臉微笑了。

“你是美麗的，”他用一種略帶驚異的聲調叫着，好像他覺得仍舊不很了解他和我的真正的關係似的。他祇知道，我沒有對他起絲毫的惡意。

但是他沒有提到一件事情——孩子。他和我都沒有一句話說到孩子身上去。

這是顯然的，這個題目對於他是非常地有興趣的，但這也是真的，他覺得要提到這個題目是非常難以說話的。我看見他底眼睛屢次向我們的小孩這方面彷徨着。接着他會偷偷地向我射一眼，好像有或種東西逃避着他的理解似的。

他對於我底生活和這問題有一種顯然的興

趣，正像我是什麼一種人。什麼是我和他的關係呢，妻子，他的孩子的母親，或者我和他有一點關係嗎？在他，我是個什麼人，是否一個有關係的人？

在他望着孩子的時候，每逢我和他底目光相逢，他總假裝看着孩子過去的地方。好像是感到慚愧吧，我看出了他對這個嬰兒是有興趣的。

我顯得好像沒有注意這事情，我告訴他，我想到南方去，到那有太陽更多的地方去找個工作的意思。

他們說，年青的父親們望着他們的孩子們的時候，往往多少總有點困惱的，而且會感到一種純潔的羞恥的，這時候他還不習慣於他們是他們的孩子們這事實呢。

但是，自然那不是他的情形。這孩子是他對於我的一種“罪過”，而且這或許就是他還沒有胆量講到這事情的理由，甚至在他已經很清楚我是不会要他負任何責任的時候。

他在我旁邊坐了一整個鐘頭，然後走開去了。當他要走的時候，他用雙手放在我的肩上，默默地向我凝視了幾分鐘之後，叫道：

“你是一個多麼佳美的姑娘呀！”

#### 四

昨天，我們終於談到這個困難的題目了，我們終於克服障礙了。

我抱起這孩子來，他底兩隻肥胖的小手張開又捏攏，而且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亞歷山大底鼻子。

“不，不，……不要傷害爹爹吧，”我說，將嬰孩底手兒推開。

我看到亞歷山大聽到“爹爹”這個字的時候，他怎樣地畏縮下去了，他以半閉着的眼睛從旁邊凝視着我。

我顯出毫不注意的樣子。

“你不是說這是我的嗎？”他叫着而且露齒冷

笑着。

“呵，自然，”我簡單地回答。

“怪了……呵，那是一個公民呀，”他用一種誇大的反語底聲調說，好像他想掩去他自己底惱亂和笨拙。

他顯然以為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說他是父親和丈夫了。但我又放下嬰孩，向他恐嚇地搖搖我底手指，於是和亞歷山大談到別的事情，談到我底計劃，談到孩子底將來，一點也不想用他的父親這圈環去連套他。

他低垂着頭兒坐了一忽兒，神經質地搖動着他底一隻長靴底頂尖，好像要傾覆什麼東西似的。他緊咬着他底嘴唇。“但是我無論如何總和他有關係的，”他說，頭兒依舊低垂着。

“一些些關係吧了，”我答對說。“無論如何，倘若是沒有關係，那末他一定要漸漸地去懂得這孩子的情形了。”

他紅漲着面孔，乾燥地問道：

“什麼時候你想起了要去找你的新……找你的新工作的？”

“大約二星期之前吧……那時歐洲櫻桃正在吐花，”我微笑着回答。

他的樣子顫抖着，好像他決不定我講那句話所暗示的意思。

“或許你會給我你的通訊處吧，”他說，以他底靴兒搔着沙泥，同時他等候着我底回答。

我一時沒有回答。

“我祇是想免得忘記你，”他迅速地補添說。他顯然將我底躊躇底意義解釋成拒絕，所以他底面孔紅漲起來了。

“不，呵，我並不是這樣想，”我回答。

因為他要去趕一部火車，所以我們告別了。我和他分手時的問安，是誠懇而熱情的，但是爲了某種理由，我沒有問他，我是否能夠再看到他。



他以他底手兒握着我底，而且偷看我底眼睛，當初看着這一隻，後來看那另一隻了，好像搜索着要發現那比我底沉靜的友誼的微笑更（熱烈的）的某東西。

他終於緊緊地握住我底手兒，有如一個男子似地，然後緩緩地走開去，不再回顧了。於是我也回到家裏。

我整夜地反覆思索着這次相逢的瑣事，而且問我自己我有否安排得好。我決不定……但我無疑地沒有爲他底別去而感到離情或憂傷，也沒有感到紛亂或痛苦吧。而且我自覺着有了一種說不清的內心的精力，一種充實和自由。

## 她的條件

—

紛亂的會集是一種成功。考試是完畢了，青年人覺得非常寬心而且快樂，在李娜·葛蘭的大房間裏歌着而且舞着，沒有一個人慮念到怎樣這一切都要完結的。

在會集的中間，有誰按起門鈴來了。李娜走出去開門，在她回轉來的時候，做了一個扭轉了的歪面，這是一個不歡迎的客人到來的時候你纔做的歪面。

這是佛克托爾·沙林，他也留心着學校的。在好久之前，她偶然碰到了他，以後他就以一個失敗者底失望的嫉妒的樣子追隨着她，一直到沒有一回逢到他，她不起一種惱怒的感情的。

他底笨拙和怕羞，他底缺少高興和娛樂的本領，他底在別人都快活的時候底陰鬱，使李娜感到十分疲乏。她知道他是聰明而且誠實的，他們中間他是頂端正的，但這個並不能夠使她改變了態度傾向他。

在他進來的時候，他羞怯怯地向其他的人們問好，但他發覺了自己是回答不了一句希蒙·葛洛霍爾斯基底諧語的，所以他去坐在一個角落裏，用手兒將他底長頭髮掠回後面去。

李娜·葛蘭一點也不走近他身邊去。她顯得快活，生氣勃勃的紅漲着面孔，她底頭髮是一堆光亮的金黃色的鬚髮，她比誰都笑得聲音更響，跳舞着，然後去倒在一張沙發上面，以一塊手帕扇着自

己。

佛克托爾底固執的，沈默的追求，使她非常懊惱，她沒有時間招呼他，但是當她覺得他在附近的時候，她還是要顯得美麗的，有趣的而且活潑的。

希蒙·葛洛霍爾斯基穿着他底學生服和黑襯衫，快活地向她賣弄風情，他遞菓子的時候曲下了一隻膝踝，過後他來坐在沙發上面，以他底手臂圍繞住她底腰部。他的妻子利珊在那裏，一個瘦弱的尖面孔的女人，她比誰都更熱心地大笑著，當一場搶蘋果發生的時候，她時常要在一般小戰裏佔着主持的地位的，她搖着腿兒，叫喊着：格立里亞贏了。

李娜覺得佛克托爾底目光整黃昏都跟住了她，但她毫不顯露注意的樣子。她故意顯得對於葛洛霍爾斯基非常感到興趣，而且後來突然攫住他底手臂，幾乎使他倒在別人的足下，於是和他跑到

迴廊裏去了。

從迴廊上傳來了一陣長久的顫抖的笑聲，好像一個婦人願意別人聽到她是多麼地幸福，而且她是多麼喜歡那些快樂的人們——他們底惡毒，愛情和嫉妒，是不會毀壞別人的幸福的。

接着笑聲是靜下去了，沈默了好一忽兒。別人都不斷地監視着佛克托爾，他是坐在那裏，面色蒼白的，露着一種窮逼 (*Hunted*) 的樣子，打算避免了他們底目光，而且用桌布的綫邊捲纏他底手指，然後將纓縷分散成單根的線絲。

“注意你的丈夫吧，”有人對利珊說。

“我們是非常互相了解的，”她回答。

“那很好，年青的婦人，你是完全跟住了時代的潮流的。”但每一個人都感到或種的緊張，因為李娜和葛洛霍爾斯基在外面的時刻延得太久了。

佛克托爾突然默默地站起來，走到外面迴廊

上去了。

二

沈默主宰着室內，那些沒有走的人們互相望望，接着焦急地向門口看去。

一瞬間，李娜出現了，葛洛霍爾斯基跟在她的後面。

“得救呀。他已經出去了，”李娜說，接着她還補充：“我是疲倦於這個人了。”

“你祇要責備你自己，那個時候你不該去親吻這男人的，”利珊說。

“但是，我親愛的，我從來不曾想到我會遇到這樣一個男人的，爲了一個偶然的親吻，他會對我感到一種追求，而且每一步路都跟住了我。”

“你爲什麼不喜歡他呢？他是嚴肅的，聰明的而且誠實的人。我希望我的希蒙有他的一半就好。”

希蒙·葛洛霍爾斯基驚駭地舉起他底眉毛，默默地望着四圍的賓客們，於是一大口喝下了一杯伏特加。

“他沒有合於我的條件呢，”李娜·葛爾說。

“你的條件是怎樣的？”

“我不需要一個頑固的而且要來減少我的自由的男人，”李娜說。“我的條件是那樣的，叫我每一刹那都感到，有別個人向我追求着，而且我不能夠像我所喜歡那麼地生活，幹，這是我所辦不到的。希蒙就是那樣的一個理想的人！”

希蒙聽到這些話的時候指指他自己，然後呷完了另一杯伏特加。

“爲了某種理由，希蒙今天是決心做呆子了，”利珊說。“而我怎樣呢，我不是理想的嗎？”她補充說。

“呵你，你是一個可愛的人。”

“對了，你看，我對於你的賣弄風情是多麼地

默不作聲。”

李娜奔到沙發上面，擁抱住她。

“這不是說，一個女人不會有一種嚴肅的愛情嗎？”一個穿着一件老舊的毛織衣服的誠實的姑娘問道，她默默地坐在遠處。說了這句話之後，她底面孔紅漲起來，好像一個誠實的姑娘說到愛情的時候常常要面紅的那樣子，好像希望有人來說：“現在你爲什麼加入這個討論來尋煩惱呢？”於是真的一陣微笑露現在幾個人的面孔上了。

“唉，你的愛情是嚴肅的嗎？”葛洛霍爾斯基用一種半打趣的聲調說，因此每一個人拿這話當做他們底微笑底藉口，於是開始笑起來了。

“那並沒有取得我的一部份條件，”李娜說。“自然，當我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的母親是愛我的，然而現在我是長大了，所以我不需要這種愛情了。”

“爲了他已經走，你不因此煩悶嗎？”這誠實的



姑娘說。

“他固執地追求着，不讓我自由，他真使我懊惱，我無論和誰說一句話，沒有不引起他底痛苦的；這是絕對叫我忍不下去的。我不願意感到有別人在統治着我。”

“在真正戀愛的時候，屈服於對方的權力，是不會使你介意的，”這誠實的姑娘說，她底面孔又紅漲了，好像她感到了他們都在這樣思索着：“因為沒有一個人注意你，所以你願意屈服於任何東西了。”

“呵，和魔鬼談哲學去吧，”李娜說。“我是需要快樂的。”

雖然她在活潑地呼喊着，但自從佛克托爾離開之後，室內的一般的空氣顯然發生變化了。當他離開室內的時候，有人注意到他的眼睛裏的一種奇怪的目光。李娜也不過是假裝着快活，這樣希望着，願意她能夠藏去了她底懊惱，呵得這事情一點

也不會影響她。

兩點鐘了。每一個人開始出去了。他們化費一個很長的時間來告別，在迴廊上互相推撞着，聽到葛洛霍爾斯基底談諧，也勉強制住了笑聲，那末可以不致於驚醒隣人了。接着他們擁擠着走到街上去。

李娜放上她底毛織短衫，走了一程路送他們出去，而且要在就寢之前去作一回小小的散步，那末室內的烟霧可以從開着窗戶裏流溢出去。

她和葛洛霍爾斯基跟在別人後面。利珊和別人走在前面，在空洞的街道的中央，快活地閒談着而且高聲笑着。

他們都站在十字路口，告別了。李娜和葛洛霍爾斯基談了一二分鐘，於是，向別人搖搖手兒而且揮揮她底手帕，她回到家裏來了。

當她走近屋門祇剩了幾步路的時候，佛克托爾從一條穿堂裏走到她的面前來。

## 三

當初李娜·葛蘭是很害怕，差不多呆呆地站住在那裏，接着她就立即走到他面前去了。在她，好像她是要反抗這種固執的逼害的。

這個男人因為沒有特性，在別人在場的時候是不能夠取悅的，所以他獨個兒在街上來追住她了。

“你有什麼事情？”她冷冷地說。

“我必須和你談話。”

“談什麼話？”

“你知道談什麼話的。”

“不，我不知道。”

“很好，我來告訴你。我們去走走吧。”

李娜抖動她底肩膊，不願意地跟着他走去了。

“你知道我是愛你的！”佛克托爾說。

李娜憤怒了片刻。

“你知道的，”佛克托爾說，他手裏拿着帽兒，不斷地將他底長頭髮掠向後面去，一面他走着，“而且你也知道我是一個嚴肅的人，我是不能夠像葛洛霍爾斯基那樣幹呆事情的，他祇不過是一個蠻子吧了。”

“沒有關係，這些不是壞的特性，”李娜憤怒地反斥他。

“所以你對於嚴肅寧願那樣嗎？”

“我不是一定強迫要說我喜歡什麼的，而且你也沒有一點權利可以來要求我解釋。”

“是的，我有權利的……”

“呵，是那樣的嗎……那末誰給你這權利呢？”

“我對於你的深深的愛情。”

“那不合我的條件，嚴肅和深奧的東西顯得太殘酷了。”

“那末你當真祇喜歡輕浮的，”佛克托爾說，“今天你對於這個男人是喜歡的，而第二天你又喜

歡另一個男人了。”

“是的，因為我這樣倒比和一個陰鬱的男人坐在一塊更享福點。”

“那末你是不需要嚴肅的，祇不過快活和有趣的東西吧了？你是在找尋一個能夠和你說笑而且能夠使你有趣的男子吧？”

“你不能夠拿外表來批評人的。一個人在別人面前或許他是愚蠢的，但是暗地裏……”

“怎樣的‘暗地裏’呢？”佛克托爾問着，他底面色變得蒼白了。

“沒有什麼，”她說，立刻中止了。

“我不知道你‘暗地裡’看中了他。在我這是新聞呵。”

李娜想這樣說的，她和葛洛霍爾斯基從前從來不會在暗地裏過，除了今夜，他們是跑到迴廊上去，當初他們是呆玩着，後來他開始談話，而且證明了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她對於佛克托爾的

憤怒和惡感却不讓她這樣說。爲了要使他生氣，她願意他那樣去想，在迴廊上的時候，她和葛洛霍爾斯基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所以你和葛洛霍爾斯基在迴廊上的不見不是一回偶然的事了？”佛克托爾氣憤憤的冷言冷語的說。

“不，不是一回偶然的事呢，”李娜·葛蘭也憤怒地回答着。

“你甚至不能夠等到我走了之後才幹這個事情嗎？”

“又來這一套同樣的老故事了，”李娜·葛蘭顯着一副絕對不耐煩的態度說。“我已經對你說過，在我能力上所能辦到的那樣清楚的說，我不需要你，我不愛你，而且你不合我的條件。”

“爲什麼呢？”佛克托爾遏制着說，俯視着誦道。

李娜覺得被這個男人弄得萬分懊惱了，他要

求她解釋那，回答那不能解釋的事情，她是不很明白的，所以開始說出頂氣憤的話來了。

“因為你不讓我有絲毫自由，你時常跟住我，我走一步路你總跟住了我底腳跟的……因為你……雖然是一個男人……使我討厭……你懂得嗎？”她終於說了。

佛克托爾默默地站着。他底面孔漸漸地變成蒼白了。他們是立在碼頭上，他是面朝着河，而她是背朝着河的。

“這就完了嗎？”他鎮靜地問。

“你還是不很清楚嗎？”

他默默地望着這女孩子，在她的眼脣裏，他看到了自己底憎恨的光芒，在他的心臟的地位，他感到壓着一種笨重的東西，而且有或種東西洶湧在他的頭腦裏。他望着那兩隻閃動的，充滿了憎恨的眼睛，他想將它們打進去，用盡他底精力用拳頭將她底面孔打進去，但結果他祇在她的胸膛上一推，

說：

“見鬼去！”

李娜本來就站在碼頭的極邊沿的，這時候更蹣跚着向後退去了，她打算走向前面來，但是一陣新鮮的潮浪洶湧進佛克托爾底頭腦，於是他的腦海裏充滿了一種恐怖的，毀滅的思想。

“不，等一等！”他叫着，攔住了她底去路，而且又用力將她推過去。

已在碼頭的邊岸上的李娜抓住了他底袖口。

“我使你討厭嗎？”他問，緊抓着她的短衫底前襟。

“你是使我討厭的……你使我嫌惡，”李娜說，勉強扼制着狂怒。這是很明顯的，在她的憤怒裏，她想說出那頂卑鄙，頂惡毒的話來了。忘記了他的行動似的，他又向她的胸膛上推過去；依舊緊抓着他底袖口的她，這時候是懸掛在碼頭的邊岸了。死的恐怖是閃耀在他的眼睛裏，被熱情所克服了。



的佛克托爾，開始掙脫了她底手兒。

在另一剎那，他就孤獨地站在碼頭上，被遺棄在這深夜裏了，而且在一秒鐘之後，他聽到有或物墮入水裏去的沈重的濺水聲。

眼睛恐怖地張大着，他向前凝視了好一忽兒，然後再也向水面瞥一眼，用他底兩手緊抱着他底頭兒，從碼頭上跑開了。

#### 四

搭着那天早晨的第一趟火車，佛克托爾離開莫斯科，回到一個小小的鄉鎮裏的他的老家去了。這是一趟痛苦的旅行。她不敢離開車廂，每逢掌車的人進來，或者一個穿軍裝的，在皮帶裏插着一支手槍的人走過窗前的時候，他就要抖顫起來。他坐在那裏，避轉了他底面孔，好像他是望着窗外的景色似的，但其實他祇想藏去他底面孔，免得被人捕去。

剎時間，他這樣想着：“如果他們來捕我怎麼辦呢。”無論如何他的生命是完結了。他已經親手溺死他所心愛的女人了。那末現在還有什麼可怕呢？還有什麼生存的必要呢？

但他依舊恐懼着……

他在家裏所過的三個星期，真是一種痛苦的延長。他的姊妹和母親，焦急地而且繼續不斷地問他害了什麼病痛。他騙他們沒有什麼特別的病痛，但他時常注意那射到他身上來的她們底留意的偷偷的目光。這些目光使他非常難受，當他的母親，一個很老的女人，有一天披着黑披肩從教堂轉來，帶着那壓抑下去的歎息，默默地親吻他（而他是坐在小書房裏的寫字檯旁，假裝忙碌着）的時候，他不自主地發生了這樣的思想，她沒有想到她是親吻着一個殺人者呢。

每天早晨，他以顫抖的手兒打開新聞紙，以急速的偷偷的目光細察着報紙的直行，他深怕，他會

證實這件事情是已經真正的發生了呢。

有一次，當他打開新聞紙來的時候，他幾乎毛髮倒豎了。

他念着一段報告：一個女人底腐爛的身體，腦蓋是已毀壞了的，發現在莫斯科的河上。一個腐爛的身體……那以前是她……祇有一個月以前呀。這個人，他曾經這般熱烈地戀愛過來的，就是此刻吧，雖然她已經不在人間了，他也還癡狂地愛着她的。她……一個腐爛的身體。他算愛上了什麼呢？當她想去描摹她和葛洛霍爾斯基在迴廊上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一陣烟霧現在他的眼前了。爲了她對於自己的憎恨，或許她已經在門後寵愛着葛洛霍爾斯基吧。

他呆坐了幾個鐘頭，凝視着一個地方，好像也要想測驗或種不可理解的東西，或種在他永遠不會變成習慣的奇怪的東西。她現在是……一個腐爛的身體。

生活變成不可能了。他有時會到田野裏去漫行着，然後突然停住脚步，以一種瘋狂的目光凝視着，痛苦地敲傷他底手指，高聲地喃喃着……

“我愛你……但你此刻已經不在了……一個腐爛的身體……呵，假使那最後的一剎那，我祇要能夠想到了……那末我會給你充分的自由，你會感到沒有絲毫的束縛，我會做你的頂熱心的朋友，而且我會同意而且了解一切事情。”

“我親愛的，這是什麼呀？”有一回他的母親叫喊着。

佛克托爾在鏡子裏望望自己，在他的頭上看到了一塊白頭髮。

從那天起，事情弄得更加為難了，因為他的母親和姊妹已經十分肯定地感覺到，他是有或種秘密藏在心裏，不讓她們知道。

像這個樣子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感到不必再生活下去了。她已經長逝，她懷着一種怨恨他

的感情離開這人間了，所以他還能夠為職業或薪水而煩悶嗎？這是不可能的。

愛情是什麼？它底神祕的地方在那裏？即使他是一個世上最好的男人吧，假使他苦惱她，那末她依舊會嫌惡地拒絕了他的。而同時一個女人會愛上一個真正的流氓，甚至一個殺人犯的。難道這就是愛情底可咀咒的祕密嗎？她祇能使他感到苦痛，嫉妒底創痛和一種不快的驕傲的感情的，為什麼他一定要去愛她呢？為什麼呢？他，一個未來的醫生，知道超自然的權力是不存在的，但這是什麼力量呢？一個人底道德在這裏是不佔地位的，而肉體的性質是更其少了。那末佔地位的是什麼呢……當她活着的時候，假使他能夠將一切她所要求的東西給與她……就是那個時候吧，他也得不到她底愛情的。

佛克托爾覺得他不能夠再生活下去了。他要再到那個地點去看一次，那裏他曾最後一次看到

她底被恐怖所扭歪了的面孔，那裏他曾從他的袖口扯去了她底緊抓着手兒……然後他再服毒自殺……

他到了莫斯科，從火車站一直走到那個碼頭去。

都市是顯着它底黃昏的靜默，一切事情都和往常一樣進行着，一點沒有曾經發生了什麼反常的事情的痕跡，也沒有曾經發生過任何事情的痕跡。漁夫們底褲子捲到了膝踝上，他們在河旁釣魚；洗衣婦在卵石子上用清水洗着她們所洗的衣服，她們底裙子摺攏在她們的兩腿之間。在一個附近的教堂裏，晚禱的鐘在響了，河面是靜默在或種黃昏的情調裏。

佛克托爾走到河旁，他底心兒高聲地，清楚地跳動着。

就是這塊地方……一行低低的欄杆。他默默地站着，俯視着。一切東西都是漆黑的，他底眼睛

開始痛起來，他祇看見眼前的模糊的青色的圓圈。

他忘記了他在那裏站了多少時候。他又俯視着，要想認出那塊他曾經撞過她底腦蓋的石頭來，但下面祇有水底靜默，不見石子。

呵，祇要那個刹那我能夠想到啊……

佛克托爾發生了或種突然的衝動回轉身來，在一部馳過的電車裏看到了活生生的李娜·葛爾底面孔。

## 五

這個面孔很像她，不過蒼白了幾分而且瘦了幾分，而表情是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不是坦白的而且刺激人地快活的，却是陰鬱的而且緊張的了。

佛克托爾的第一個動作是跟着電車跑去。他感到如此的不安和興奮，他不能夠站在原地方了。他十分肯定地感到這樣，倘他所心愛的人兒如今依舊是在莫斯科的時候，他是不能夠毀滅了自己

的……但這是另一個人，不是她了……但這仍舊是一樣的……這如何能夠同一個人呢？……

他回到房間裏，整夜蹠蹠着。到了早晨，佛克托爾就走到李娜·葛蘭曾經住過的街上，走進那個命中註定的黃昏他曾經在那裏守候過她的轉角裏去。依舊是那房子，依舊是那門廊，依舊是……依舊是她自己呢……

這怎麼能夠呢？……他昨天曾在電車上看到過的女孩子，出現在門廊外面了。她低垂着頭兒向他走去，當她快要走近他的面前的時候，她機械地抬起她底頭兒來，按着她底顛頰突然緋紅起來了。

她在匆忙地行走着的路人們的中間走過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裏，以他底手兒動了一下，好像他要想叫喊出來，或則拿去了他底帽兒。

他立了幾分點，凝視着她所走去的方向。

## 六



在佛克托爾將李娜·葛蘭推到河裏去之後，一個巡兵救起她，將她送到橫禍所裏去。

問她怎樣落水的時候，她說，她是立在碼頭上，而失足落到水裏去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她不將真情說出來的。她對朋友們是這樣說的，她在洗澡的時候受了傷，因爲泅泳的時間太長久了。

她變化得很利害；人們不大看見她的笑臉，如她平日似的了。當出去散步的時候，她總直望着她的前面，好像她爲某一個永不能夠離開她，而她也不能夠解決的問題而煩惱着。

她自問着，爲什麼她不僅要藏去被別人推到水裏去這事實，然而也很怕這個事情被衆人所周知。爲什麼呢？……她找不出一個回答。

於是她被這個問題所苦惱着，一個非常熱烈地愛着她的男人，能夠對她感到這樣的怨恨嗎，他打算要弄死了她。假使那個晨光巡兵不出現，她不是已經溺死嗎。難道這是可能的，假使現在遇見

她，他還是要恨她嗎？但這種怨恨是一種戰勝了的愛情底結果……

她不能夠理她目前的感情，但她知道她已不再憎恨佛克托爾了。對於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而且可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於這，她比對於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關心。

當她想到他現在一定是在莫斯科的時候，她感到一種這般的情緒，好像一個長久離開他的家鄉的都市的人，感到要想回去看看那些親近的人們，他們一定以為她是已經死了，萬想不到他是十分接近着他們的。

有一天，她甚至走到他住着的那個房子去，希望能夠看到佛克托爾，但她並沒有看到，而她又沒有勇氣走進去詢問他。

在那個可怕的分別之後，這樣一種相見有什麼用處呢？

好像他並不是那樣一個親近的人，知道了她

底得救是喜歡的。她底出現，在他或許會有如一個鬼底出現吧，而他是祇會充滿一種新的憤怒的；看到了他的眼睛充滿着這樣一種瘋狂的憤恨的目光，有如他從他的袖口上扯去了她底手兒那時候她所看見一樣的，這在她實在是太可怕了。

在他，和她談話，或者連甚至看看她，都是不必要的，她祇不過要想偷看他，有如一個人在死了之後願意回顧地上，看看那些留下在世間的親近的人們在做什麼事情，和她們是怎樣地生活的。一個這樣的人會在他們的面上看到某種不死的記憶底記號嗎，或者他們將這個死屍舉行了葬儀之後，好像認爲這個人是從不會存在過一樣，他們會重新從事於日常生活底煩忙嗎？

這般的遺忘是多麼地可怕呵。這個人是爲人所愛，受人拜訪，當旅行去的時候有人擔心，而回來的時候有人含着歡樂的眼淚去迎接的，於是突然地死去了……，一種抑制不住的悲哀底爆發，

一種願意倒在墳裡和這個人同葬的願望……於是深愁難排的朋友回到家裏來，在親屬的強制之下，才用食物來強壯他自己了，第二天，沒有家屬的規勸，他也就用食物了，再後來，這個人底生命的長逝變成了一回承認的事實，假使他還依舊記念着而且甚至傷悼着這個人的，那末發生一點像打破一隻杯子似的瑣細的事情，這時候就會完全從他的腦筋裏將這個人消滅去了。一個活人勒逼着愛情，這是因爲他底丰姿是一種繼續的當頭棒；這時候去忘記他是不妥的，因爲他會注意到而且會生氣的。但是一個死人是卑陋多了。

李娜從這些思想裏感到了人類的孤寂底無情，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從那裏將她救出來的。假使一隻杯子打破在一個可愛的人死去之後的第二天，就是一秒鐘也罷，倘若就能夠消滅那可愛的人的記憶的，那末(人間)拿什麼來延續呢？

她覺得好像她真的已經死去，而重回到世上。

來的，而且證實了沒有一個人爲她悲傷。她的知交依舊和往日一樣問候她，靜靜的而且冷淡的。假使她真的死去了，這就是她的唯一的希望，他們會那樣說：

“多可憐…… 這樣有趣的一個女孩子…… 死去了！”

而片刻之後，他們又在討論那個地方去消磨他們底暑假最好。

好像她是從她的眼睛的角落裏，從另一方面旁觀着生命似的，在世上她找不到一個會記憶她的親近的靈魂。

這種死後的世上的目光，教給她新的一課，這一課將她抓進冰冷的意識裏去了；她和誰都沒有關係，而且也是對於誰都不需要的。

當她運到佛克托爾的時候，她祇感到一種突然的騷動。在他還沒有從她的視界裏消失去的時候，她就意識到她甚至連他面上的表情也沒有注意。

## 七

在那次相見之後，佛克托爾每天上她那裏去，凝視着她底窗門，有時甚至在那裏站立幾個鐘頭。有一次他看到窗幃移動了，露出一隻手兒，好像打算推開窗門來，但是爲或種理由又停住了。

他底心兒跳動着，他底太陽興奮得怔忡，在他的耳朵裏響着一陣嗡嗡的聲音。他有如一個偶像似地站在那裏，等候着，心裏疑惑着他是否能夠看到她。但這是不可能的，要想看到那站在窗幃後面的是誰。

有一天，佛克托爾逢見葛洛霍爾斯基。

“有什麼新聞嗎？”佛克托爾問，他裏着一顆跳動的心在等候回答。

但是葛洛霍爾斯基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說。

“自從你見到李娜之後有多久了？”

“不很久，”葛洛霍爾斯基靜靜地回答。“她的身體不快活，她因為洗澡受傷了，所以近來很少上那裏去。”

佛克托爾完全清楚，她對於任何人都掩去了他底罪惡。

爲什麼呢？

他第二次逢到她了，當她向他的家裏走去的路上。佛克托爾興奮地舉起他底帽兒。李娜底蒼白的面孔底兩頰變成了緋紅的，她底目光在片刻間沒有釘住他底眼睛，而是望得較高些，在他們快要相撞之後，他們就一塊走着了。

“你離開過莫斯科嗎？”李娜問。

“是的，我離開過了。”

他們走着，而且談論着這樣瑣碎的事情，好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久別之後逢到，他們沒有一個字暗示到過去似的談論着。

在他們的談話中間含有或種畏怯和不安，好

麼他們現在完全從一個新的角上互相逼近攏來。當佛克托爾問着她某種不重要的問題，而且一面問着，一面還望着她的時候，一層紅暈騰現在李娜的頤頰上了。她們走到了墓地，但沒有注意它，他們走過它底有着古老的樺樹的低低的圍牆了。爲了或種理由，佛克托爾疑惑着，那天晚上在碼頭岸邊的傷心的關係，是否還能夠橫在他們中間。

“不，這是不可能的，”他回答覆了自己。

假使她告訴他，她和葛洛霍爾斯基是有關係的，這會使他如從前一樣生氣嗎？

不會的，他十分肯定……

那末還有什麼困難呢？他倆間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情？

李娜停止脚步，在圍牆附近彎下身去採花。佛克托爾望着她的俯曲的樣子，和那在展開着的葉叢與眩目的陽光中央的墓碑底蔭地，他努力去把握這幅圖畫裏的或種東西底意識，但他可辦不



到。

李娜採好了她底花束，走到他面前來了。

他手裏拿着帽子，站在那裏。

她望着他底頭髮。那隻拿着花束的手兒顫動起來了。

“這是什麼？”她指着白頭髮問。

“這……這……”佛克托爾說，但他沒有說完就面紅起來，於是沈默着不響了。

李娜在他的頭上看了幾秒鐘，接着，她的眼睛裏閃耀着淚水，伸出她底兩臂去抱住他底頸項，將她底嘴唇緊吻在那塊白髮上面。

## 精 靈

### 一

音樂家在教書了。在隔壁的房間裏，可以聽到一個孩子底沙沙的嗚咽聲的，但這聲音突然變成高聲的號叫了，當有人開始鞭撻着的時候。

“老是這樣子的，恐嚇着孩子。”

這位音樂家將他的紙烟尾巴拋在角落裏，說：

“一個人如何能夠在這些環境裏期望精美呢？這整個的地方從前常常是屬於我的，而今他們已在此地住着許多陌生人了，你就可以知道發生了

什麼事情吧。自然，我應該明目張胆的反抗他們的，但我却泰然地忍受着，而且默不作聲”。

“那是不好的”，小學生說。

“我知道這是不好的。但我不能夠……他們用我底器具和陶器。這使我非常地惱悶的，但我什麼話也不能夠說。我的朋友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當革命爆發的時候，將所有的器具拿到這裏來，帶着他的妻子逃亡到國外去了。他要求我同去的，但我沒有這個勇氣，所以我生活在這一塊野蠻人的地方，在這裏人對於任何東西沒有要求的權利的。”

一陣扣門的聲音，於是音樂家走到門口去了。一位濃粧的年青的女人站在那裏。她露着一種羞怯的，畏縮的表情。

“你是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蘇虛金嗎？”她問。

“是的，”音樂家說，他底目光不自主地躺在

她的面龐上，這是美麗而可愛的，好像被她的非常大的漆黑的眼睛所映照著。

“我從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家裏來的，”這年青的婦人說。

“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但此刻他在那裏？已經轉來了嗎？”

“不，他沒有和我一塊回來。”

“請你原諒我，你是誰呢？”

“他的妻子……”她躊躇地說。

“他的妻子？……請勿見責，他有了另一個妻子……”

“我是他的第二個……”

“唉，他的第二個！那末你底名字叫做什麼呢？”

“魏拉·賽琴夫娜。”

“但我爲什麼叫你站在此地呢？這是不客氣的。你要進來嗎？”

“我坐了一部輕馬車，車夫要五十個哥貝克的租金，”這青年的婦人迷惑地說。“我將我底手提荷包剩落在我的朋友的家裏，還有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給你的一封信也一塊剩掉了”。

“呵，那沒有關係的！五十個哥貝克！”……於是他奔到樓下，付清了車夫底錢。

這樣，從她到的晨光起，她就要別人在她身上化錢了。

“唔，唔”，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當他替她卸下她的外套來的時候，而且在他接觸這個婦人的時候，他感到了一種奇怪而異常的自由，好像打發車錢使他對於這個陌生人**有權利去採用一種自由而友情地眷顧的態度**。“這就是我們生活在這裏的情形；在一間房裏。無疑的，這在你似乎覺得很奇怪吧？”

青年的婦人走進室內，沒有拿去她底帽兒，向**西面望望**。

“我很咀咒我自己，我沒有離開這可咀咒的國家。我一年又一年的期待着布爾雪維克的完結，但他們却無論怎樣都殘存着，”主人說，凝視着這美麗的青年的人，凝視着她底鑲着紅羽毛的綺麗的帽兒，她底樣式入時的春裝，有一角綢手帕偷露出了胸袋，這好像，一陣清新的春天的空氣的微風，她帶進了他的寂寞的房間裏。

“祇要想一想！我此刻正在談到范雪萊·尼吉祿洛佛奇呢！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興奮地繼續說，他底聲調好像妨碍他注視這年青的婦人底眼睛似的。對於她，他覺得好像和一個親密的朋友談着話，她是他的朋友（她的丈夫）的妻子呢；而且他也能夠像注視一個迷人的年青的而且她的丈夫不在那裏的婦人底眼睛似的注視着她底眼睛的。

小學生出去了。主人拿了一張椅子，放在他的坐在匪場上面的客人前面，於是他這般地貼近着

她坐下來，他底膝踝幾乎和她底接觸着了。他微笑地凝視了她好一忽兒。她底大而嚴肅的眼睛望遍了他的全身。後來，好像她的友伴底真誠的和善使她感到滿足，而且預備信任他了，她微笑了。

“你好像是另一個世界裏的一縷明亮的陽光。我坐在這裏，心境很壞而且懊喪着，而你突然出現了。你底甜蜜的溫柔的微笑使我不能夠認識我自己了。我是一個可憐的鄉下人，我甚是怕女人們的。我一向躲藏這裏，在我的甲殼裏，一直到現在，四十歲了”。

“在我也好像覺得很奇怪的……這種熱情的招待是令人快樂的。”她說，沈思地望住他。“我從別人的手裏受盡了許多痛苦和不仁，所以我已經變得慣於不仁和凌辱了。”

“是的，這是真的。近來到處都是殘酷，自私和利己的事情了。或許這是因為生活困難的緣故。舊日的 *Joie de Vivre* 不再遺留絲毫痕跡，舊日的

浪漫主義與無憂無慮也沒有了。舊日的因習的遵守者們，大概祇剩得極少的幾個人吧。譬如拿我做個例子，誰會想到我，一個作曲的人，會變成一個傢具商，而且怕錢化得太多；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我們知識階級完全是不易駕馭的浪漫主義者，時常談談戀愛………時常做着夢的……”

“我覺得好像就是現在你也還是一樣的”，這年青的婦人用一種溫柔的聲調說。

“上帝允許那樣的吧。對的，我個人並不會有過很大的變化，但拿整個來說，知識階級是已經有了變動了，那些過去曾是十分固執的人們，現在已經變得十分畏縮了；這是醜的。唉，但我看到了你這是多麼快活呵。我差不多是在期待着你呀！”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將他底兩手按在他的胸上，向後橫躺在他椅子上面，一面他以兩隻愉快的眼睛凝視着這年青的婦人。

“我覺這真是可驚異的。我是帶了一種恐怖的



感情到這裏來的。”

“爲什麼呢？”

她沉思着。

“一個人發覺了自己是在陌生人的中間，他會感到了恐怖的。我將永遠不忘記你是怎樣地招待我的，這是一種啓示呢……我以爲我在世界上是孤獨的，而……現在，你這裏怎樣地安排生活的呢？”她問着，好像她急於想拋開那一個令她感到乏味的題目。

“我怎樣生活嗎？……唔，不知怎樣。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這是很對的，雖然我是無疑地對於自奉是很節省了。我底作曲不能使我獲得一點東西，但教教孩子倒夠我生活。但你爲什麼還戴着帽兒呀？立即拿去它吧。”

魏拉·養琴夫娜溫柔地移去她底帽兒，走到鏡子的前面。她梳理着她底頭髮，好像她是在自己的家內一樣。

於是他被她底自然的態度所感動了。

“和國外比較起來，這裏一切東西都顯得多麼無拘無束，”她說，將一隻龜殼梳子插進她的頭髮的旁邊去。“國外是說不盡的假道德和虛偽，假使一個女人上一個陌生人的房間裏去拜訪他，這就算是一種犯罪了。”

“是的，在這裏，我們對於那方面的事情是比較外國的關係簡單多了。讓我們如在自己家裏一樣方便吧。我要將釜鍋放在火爐上面，杯子放在桌子上面。我們要回想那親愛的舊日的放浪的學生時代，那時的生活好像是十分安逸，十分美麗，而且十分充滿浪漫的夢的。”

當茶已經預備好的時候，他跑到樓下的小小糖果店裏，買了各種各樣誘人的美物。他們一塊歡笑着打開一包包的東西來，拿裝在裏面的東西盛在碟子上。

他旁觀這位陌生人有如一個親人似地在桌旁

忙碌着，用她底小小的手兒倒出茶來；他想到了她是另一個人，他的朋友的妻子，而且他大約不會立即到來的，這思想喚了這一個模糊的可興奮的念頭——這次相會是這般毫無障礙，或許會證實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個大事件。

“假使有誰在五分鐘之前說，一個年青而美麗的婦人要到我的鰥夫的陋室裏來，我真會因此而恐懼起來吧。”

“那末現在呢？……”

“唔‘現在’！……”他拿起她底手兒，親吻着。“現在我變成一個青年，我又回復到二十歲了；我要唱歌而且快樂，有如舊日的學生似的。”

她看他親吻着她底手兒，於是眼淚閃耀在她的微笑裏了。他看到了她底眼淚。

“爲了什麼，爲什麼事情哭的呀？”他焦急地而且熱情地問她，他是熱情到了這樣子，那表現在他聲音裏的感情使他驚駭起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是這樣一個軟弱的人兒呀，而且，因為我是孤獨的，我怕我所正視的生命和人衆，但現在我底恐懼是立即消散了，因為你是這般……”

她沒有說完。

他本想到睡榻上去和她並坐的，但這句未完的話却使他這樣想到，假使和她去同坐，那他或許會毀壞了她對於他的印象，而且他是希望她了解，他是具有怎樣一個真實的，純潔的而同時又有趣的靈魂的。或許是一個比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有趣得多的人吧。

“但你是 不會孤獨 得很長久的。我料想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不久就會到這裏來罷”？他說，存着要想知道這次相會能夠繼續到多久的心思。

魏拉·賽琴夫娜歎息着，一時沒有回答。接着她就開始移動着陶器，而她底這些靜默的親切的動作，使他心中充滿了和她在鏡前整髮的時候所

感到的同樣的情緒，他走到她的面前，親着她底手兒，說：

“這回事情的發生，正像這樣子的。一個男人生活在 一種單調的，寂寞的生存裏，而他的靈魂，跟着他對於日常的麵包問題底每天的懊惱和焦急，漸漸地圍困在慘淡的生活裏去，於是突然地一個光明的精靈出現了。他覺得或種久已忘却的東西攪亂了他底靈魂，射出光明的光線……他驚惶地四面望望，於是說：“生活是能夠成爲這樣子的，這又是能夠成爲我自己的，光明而快樂的青春呀！……”而你是正像這樣一個精靈出現在我面前了。你底豐采閃耀在我面前，你是將要（離開我）到你的愛人那裏去的。但今黃昏我是和你坐在這裏，這一個理解是將永遠生活在我心頭，因為你，雖然你是愛着別人的，你也將留下了你自己的一部份在這裏了。或許對於你，這次相會也有超過了尋常（的相會）的意義吧？”

當他說話的時候，她底手兒歇在桌上，以她底大而憂鬱的眼睛直視着他過去的地方。接着她用手兒掩遮着她底眼睛，靜靜地說：

“是的！……對於我，這次相會也是超過了尋常（的相會）的意義了。但你不要以為你的靈魂是被慘淡的生活所吞了下去。對於這樣的靈魂，是不會發生那樣的事情的，如像……”

“假使你的話是對的，真要謝謝上帝！今天什麼事情都是奇怪的，我是幸福到這個樣子了，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是王妃和皇帝吧——有錢的人們在這樣的辰光，是需要一間美麗的房間了。”

“奏點什麼歌吧，魏拉·賽琴夫娜說。

他在披霞娜的前面坐下來，開始奏彈了。當他回顧時，這年青的婦人手裏拿着一隻湯盆和抹碟布坐在那裏，沉思着，直視着前面。感到了他底目光時，她底眼睛才慢慢向他移去，於是他看到了她底溫靜的，憂鬱的微笑：和閃耀在她眼睛裏的遏制

不住的眼淚。

於是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又從這婦人的手采裏，從她的憂傷的眼睛和光輝的頭髮裏，獲得一種異常的快樂的感情。

她終於立起身來，走近他身邊去，將她的一隻手兒放在他的椅背上，從他的頭上望着樂譜。他不斷地倒轉頭兒來，瞥着她底面孔。

## 二

他彈完歌，她望着她的細小的掛錶，她驚愕地叫道：

“我的天呀！已經過一點鐘了！我怎麼回去呢？你護送我去吧。”

“不，我不能……”

“爲什麼呢？魏拉·賽琴夫娜驚訝地問。

“爲了這很簡單的理由，你可以住在這裏的。”

“這裏？”

“是的。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你是剛從外國來的。住在這裏，你可以免避一切干涉或侮辱，而且這樣使我們的相會甚至成爲更其奇特些。”

這年青的婦人躊躇了一些時候。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思索了！”

“或許這是……命運吧？”她說，迷惑地微笑着，但她底微笑立刻不見了，而是嚴肅而沈思着的向他望了幾秒鐘，好像她真的在這次相會裏看見那命運底手兒。

“唉，好的。如果這真是命運底手兒，那用不着再說什麼話了。你可以睡在這張睡榻上，我睡在另一張上面。我們可以遮上簾幕的”。

“我生平從來不曾經驗過這樣的事情呢。”

她底手兒握着她底太陽穴，雖然她是在微笑，但這是顯然的，她是被那已經發生境況所攪亂着。

“我呢！……我只能夠說你是一個光明的精靈，當你飛進來的時候，你隨身帶來了或種美麗



的東西，但你是又要飛開去的。這一定是一個夢吧！”

他們開始安排夜裏的事情了。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一面看這年青的美麗的婦人在他的年老的繆夫的房間裏安排着睡榻，一面他感到這樣一種從來不曾感到過情緒和快樂。在和他安排好床鋪之後，魏拉·賽琴夫娜走到鏡子前面去，於是，回轉頭來，說：

“我可以請求你出去片刻嗎？”

但他渴望着她會一點也不拘束地和他在一塊。

“爲什麼呢？我們已經證明了互相十分自然合宜的，那你就沒有可以責備我了。我們生活在一塊野蠻人的地方，那末就讓我們做一晚野蠻人吧！”

“很好……… 但你無論怎樣不准回頭來看的，”魏拉·賽琴夫娜微笑着說，她底眼睛和她底頭兒動了一下，好像請求着一個小小的讓步。

他走到簾幕的另一邊，燃起一支紙烟。當他聽她一面解着頭髮，一面將壓髮針和梳子放在桌上的時候，他斗憶起他已經失去的生平的奇事。

“現在你可以過來了，”她說。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跑過簾幕的那邊去了。她坐在那裏，她底頭髮結成了一支夜眠的辮，她露着一種畏縮的，羞怯怯的，微笑的表情向他望望。將她底頭髮改變成了這一支辮，好像使她更顯得誠樸，親密而且可接近。

魏拉·賽琴夫娜立起身來，挺直她底背脊，再四面看看，好像十分肯定夜裏的什麼事情都已預備好了。

“現在睡覺吧！”

“或許我們用不着這簾幕的吧？我們可以撲滅了燈光在黑暗裏卸脫我們底衣服的。”

“不，不！”她說，面孔緋紅了。“我不慣那樣幹的。”

他收拾好簾幕。

“現在撲滅了燈火吧。”

“已經好了嗎？”

“什麼？……”她舉起了眉毛羞怯地微笑着。

“我願意整夜都醒躺着，談到了天明”。

“我們要躺着，談着，一直到我們睡去”。

“很好。但我們會許多時候都睡不去。現在……  
……………二……………”

他撲滅了燈火。

他們躺在睡榻上面，她睡在角落裏，他是睡在近着桌子的一張榻上。

當她脫下衣服來的時候，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的每一根神經都緊張着，要捉住她底動作的聲音。他聽到她解開靴子，細心地放下去，那末好一點也沒有聲音。他聽到她底綢衣服底纏縷聲，那大約是將衣服從她的頭上扯下來。當他脫去他底靴子的時候，他砰的一聲將靴子擲在地板上，好像

故意要使她知道，他正在解脫衣服，而且和她十分相近的，祇有黑暗隔開了他倆。

但是當他們脫着衣服的時候，他們誰也不說一句話。

集中着他所有的精力，他打算想像出她是感到了怎樣，他底每一根神經都緊張着，要貫通黑暗，但他底努力的結果，祇有青色的圈環出現在他眼前；他什麼東西都看不到了。

她是無疑地感到了驚訝的，一切事情他都很安穩地同意了，而且這裏沒有一點令人不舒服的事情。假使他不是這樣一個男人，那末各種愚蠢的和麻煩的事情都要發生了……只要想一想她從床上起來，羞辱而憤怒的，穿好衣服出去的情形吧。

“假使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看到了這一切，”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不知道他要發生怎樣的感想呢？”

“我是疑惑着你的鄰舍不知道要作如何想呢”，傳來了年青的婦人底聲音。

“不管這些呆子們作如何想，在我是沒有關係的。你舒服嗎？”

“很舒服。有人說，在一張陌生的床上人是睡不好的，但我却不同意這句話。”

“假使這句話是對的，那是更好了。我是每天白天可以睡眠的，但這種事情不是每天會遇到的。老實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

雖然他在說話，但他依然聚精會神的聽着，他聽到了每一個動作，極輕的窸縷聲，而且當他聽到她重整她底頭髮，或者寧靜地歎息着，有如人在安排得舒服地仰躺着，用一隻手兒推入枕上頭下去的時候所發出歎息似的的時候，他連氣都透不過來了。

“我要想抽烟。我可以劃一根火柴嗎？”

他這樣問，並不是因為他真的想抽烟，而是

爲了可以將房間照亮起來。

“你劃吧。”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燃起火柴，向她這方面看去。在簾幕後他是看不到她，凡他所能夠看到的，祇有她底靴子和閃耀在椅背上面的她的衣服底白的部份。

“你喜歡加幾個靠枕嗎？”他問，一面無望地希望她會打開簾幕來望着他。他盼望，她會從她躺在榻上的那地方望過來，和他談話。但火柴熄滅了，她甚至連偷看他一眼也沒有，祇不過從簾幕後面這樣說：

“不要，謝謝，我是很舒服”。

於是他們躺着，談着，一直到他們睡去。

早晨他第一個先醒來，但他是躺在那裏許多時候不移動，因爲他不願意去擾亂她底清夢。他有一種不可解的溫柔的感情，一個沒有孩子的人得到一個叫他看護叫他保護的別人的孩子時候

的感情。

黑夜好像在這同一間房間裏除去了那障礙，那時常橫在互相不知道的男女中間的障礙。現在這個女人已經不是一個陌生人，而是一個親近的可愛的人了，而且他盼望着這種親密還會增加起來。

以為他沒有醒來，她靜靜地移開了簾幕，瞥視着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接着，她紅漲着面孔，立即將她底裸露的臂膊藏在被袱下，也沒有將簾幕移回來。

“早晨好！”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你睡得怎樣？”

“呵，很好……我們怎樣安排起床呢？”

“我先起床，出去，然後你可以起來了。”

他迅速地穿好衣服，出去打水來洗臉。

“我已經替你打了水來，”他說着，走到簾幕前，看過去，望着那覆在被袱下的年青的婦人。

她不自主地在被袱上投了一眼恐怖的目光——她有好好的蓋好嗎？但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心中是充滿了一種自我的高尚的意識的，所以祇望着她底眼睛，沒有將他底目光移到她蓋在被袱下的身體上去。

“現在我要出去，你可以起來洗臉了。面巾是在口櫥裏，”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

他故意自己不將面巾從口櫥裏拿出來的，因為那樣當她打開口櫥去拿面巾的時候，她會感到她是在家裏，而不是一幢陌生的房子裏。

洗臉後，他們喝着咖啡，有如一切新婚的佳耦一樣。

然後她出去了，說她會差人送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的信來的，而她自己到了黃昏會來的。

### 三

當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祇剩了一個人的時



候，他在室內往返地蹀躞了一回，興奮地揉縷着他底頭髮；而且當他走近鏡前時，他在鏡內望望自己。他第一次看到他是駝背的，那從他額上向後掠去的他底頭髮，在頭頂上是很稀少了。

“但對於某一種婦人，靈魂是比較外貌更其重要的，”他沈思着。

這事情的發生真是多麼地出於意料之外的。好像在生命的這般遲晚的時候，或個美麗的婦人的精靈居然出現在他面前了。他時時刻刻思索着，而且，當他想到一切事情都對他多麼順當地而意外地進行着，這真使他驚駭了。他底經驗往往這樣的，和陌生的女人們在一塊，他從來不知道如何和她們談話，他是羞怯而說不出話來的，於是過後他紅漲着面孔，回憶着這真實的和想像的大錯，而責備着自己。

但這一次什麼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他一定是有了靈感吧……………他是顯得純樸而自然的，

不僅這樣，他不曾顯得這般陰鬱呢。或許這次相會將久遠地鐫刻在她的記憶吧。

他們底關係是更其可愛了，因為他們底良心是清醒的，他們知道他們底責任，她對於她的丈夫的責任，他對於他的朋友的責任，除了正當的關係之外是不允許他們發生任何事情的，所以因此他們用不着恐懼他們的毫無害處的親密了。

在這幾年可怕的年頭兒，他第一次經驗着對於一個女人底手段和魔力底充分的精力，感到男人這個字的最充分的意義了！他幾乎不能夠懂得它所準備的幸福！

假使他現在有結婚的機會；自然，從他的經濟的危機看來，這是一種頗冒險的步驟——現在他所有的財產就是這房間裏的傢具，是一種他祇能夠認為必需的條件的財富的形式，倘若將它賣了出去，想來教音樂也就不成功了。

他不斷地想像着，到了今晚的黃昏，真不知會

發生什麼事情——於是他自問着，她可會住在這裏不會？

當他從房間裏走到外邊去的時候，他注意到鄰人們底好奇的目光。他的鄰人的妻子，那個文書，一個閒談者而且是一個譏諷者，立在那通到廚房裏去的門路上，甚至用她底眼睛瞅住了他走到門口去。但是，在他心裏，他感到或種雙目逼視的而且惡意的勝利。這些狹心腸的市民們，是祇會嫉妒他吧了，但他是瞧不起他們底疑惑的目光的。他想，假使這事情是在十年前發生，真不知會弄到怎樣地步呢。那時候，假使這些人們和他的頂高貴的朋友們知道了一個年青的婦人，他的朋友的妻子，這是第一次來看他，就在他的家裏住了一整個晚上，那末他們真會怎樣地羞辱他呵。他，對於事物底新的秩序時常發着牢騷的，而且時常在用茶的時候談着關於‘專政的紳縉們’底流行的軼事來取樂的，但現在，他感到自己也是一種‘專政的紳縉’

了，因為他已經完全出人意外地而且勝利地違反市民們底道德的法律了。

他們當然是再也不會相信的，如同這個年青的婦人一樣，他也在這同一的房間裏度過了一整個晚上，然而沒有接觸她底身體。這些東西是祇會在頂純潔的動作裏看出邪惡來的。自從她在這個黃昏來拜訪他，而且還在他的室內住了一整夜之後，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勸服他們底疑惑了。然而在他這也甚至是愉快的，他們會這般地猜想着。

“你們要怎樣想你就怎樣想吧，但你們不敢說一句話的，因為假使這樣你們就得賠償損失，”他沉思着。

正在這時候門鈴響了，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走到門口去，一個僕歐拿着魏拉·賽琴夫娜送來的一封信和一個條子站在那裏。

他拿了信和條子，以他底顫抖的手兒折開條子開始讀着。

她那樣寫着，她仍舊不能夠理解那發生的事情呢，但這樣的事情當然不能夠做的，而且將來她必須要留心點了，因為那些幹這類事情的人們，有時會被別人發覺出來的。但她却一點也沒有責備他，他的行動是十分正當的。

條子裏說，這樣的事情是萬不能幹的，但是有個興奮的婦人底靈魂橫在這下面，她是被他們的相會所發生的不尋常的事件所嚇怕了，但她却願意再經歷一次那些先前的遭遇。她那樣寫着：“這樣的事情，在某種人，是留下了痕跡的。”自然，意思就是說已經留下了痕跡在她身上了。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心中決定了，爲要使她不感到驚慌，而且要使她變得更加不當心，所以他口頭要同意她的話，認承這種事情是不能再發生的了。婦人們對於言語是比任何別的東西都更怕的。假使她們接受了一種允許，一種誓言，說先前發生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那末她們就膽壯

起來，比初始更加大胆地允諾你了。

“呵，親愛的人，她是興奮起來了，她是怕那已經覺醒在她心中的（感情）呀！”

她是一個貞潔的，道德的而且端正的婦人，而且是他的朋友的妻子，這事實，更增加了他們的親密底價值。

假使他們底關係變得更美滿，而且延得更長久，那末他們也更會經驗到這些奇怪的情緒。

今天他要提議送她回家，不再主張她可以住在他這裏的。這是多麼愉快啊，他將從她的眼睛裏看到那想住在此地的欲望！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突然記起了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的，於是拆開信封，開始讀着。雖然信是極短的——總共不過一張信紙——但他却讀了許多時候。後來他將信放在桌上，從他的額上拭拭他底汗水。

#### 四

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那樣寫着，他已經和他的第二個妻子離開，而她是上俄羅斯來找工作的。對於分裂他是負有一部份的責任的，所以請求他看朋友關係上將他存在他那裏的財產交給她，因為他是沒有方法供給她很多的金錢的，因此她可以自覺到她是處於一種靠不住的地位上，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的。

當小學生進來的時候，他注意到這位音樂家有了奇怪的變化了。音樂家是憂鬱而沈默的，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他心上。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

“呵………祇不過受了一種不快活的打擊。”

“弄錯了什麼？”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解釋道，他有一個朋友，在七年前到外國去了，將他的一切東西都留給他，約定假使他在一年之內不回來，那末所有權

就歸於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但現在他的妻子已經來了，而且要求歸還一切東西，或許並沒有當真要求過，祇不過請求他將一切東西交給了她。

“送他倆上魔鬼那裏去，”小學生說，“爲了這些理由：第一，他自己說過，在一年之後，你可以將他的家產看作你的了。人可以說這是道德的基礎。第二，事實上是有一定的存在律的，假使人們不在六個月之內呈報他們的願望——要從寄存東西的人們那兒要回家產來，那末這樣的家產對於他們是失去權利了。這是法律的基礎。”

“唉，這些都不是主要點，”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這是有不同的環境和關係的，而且你所主張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兩方面，是太殘酷，不適用於這事情的。我片刻也不會主張不將這家產歸還他，那是沒有問題的，這不是我底家產，我必須歸還的。何況，在我自己和物主之間有着一重友誼的連繫，而且也……”



他停止了這句話，在停頓了一忽之後，他說：

“苦惱的事情是，我祇要知道這些東西是要歸還他的，那我就不會拋棄我自己底，那我就有可靠的東西了。另一方面，他這樣做是不對的，他沒有知道這裏的事情竟變成了這樣呢，而我，既不是一個野蠻人，也不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不會像布爾塞維克那樣不懂事的，無論什麼東西，既然屬於這一個人的，那末不管經過了多久的時間，這東西仍舊是屬於那個人的家產，而不是我的。”

“你是完全錯誤了，”小學生說。“這是一種舊時代的觀點。現在，我們可以說，假使你沒有在這裏，那末你的朋友就沒有一個人可以交付他的東西了，他勢必至於將這些東西拋掉。那末這家產是否還能夠保全嗎？”

“一個多奇怪的問題……假使從前拋棄了，那末現在自然不見了。”

“所以意思就是假使你那時沒有在這裏，或者

他倘使和你沒有關係，這些東西就要不見了。那末你所佔有的家產，可見一點也不是你的朋友底，所以你不要放棄這家產，只叫他們見鬼去吧！”

“不要提出這話來吧……我告訴你，這是有完全不同的環境和關係的。”

“這是一種舊時代的觀點，”小學生說。

“就算讓它是舊時代的吧，你也永遠說服不了我的。我很驕傲我有一種舊時代的觀點呢。謝謝上帝，還有一點小小的道德的力量遺留在這小集團裏，使知識階級的滅亡能夠延得殘喘一息。”

“那末無論如何堆棧費總要算點錢的，”小學生說，抖動着他底肩膀。小學生上完了他底琴課，出去了。

音樂家好像突然變成面色蒼白的而且焦憂的了，他在室內往返地蹣跚着，他底面孔扭成強烈的歪捩。由他對於這個女人的關係的觀點上看來，剛才和小學生所談的--番話，完全是十分下流而且

卑屈的，他真感到了一種道德的嫌惡，當他想到在談話裏所發表的種種議論的時候。

“這個厚皮的，沒有靈魂的東西，沒有一點理想的，說到關於她的話…………叫他們見鬼去…………什麼法令…………。”

他怎麼能夠在幾點鐘以前還生活在熱情裏的，而這時候就叫他聽這些關於她的討厭的話呢？

但他底主要的感情是這樣的，他們的關係底一切快活與親密是已經毀壞了。已不是愉快而焦急的等候着她，他現在開始思索着還是立刻拿傢具歸還了她呢，或者分幾次交還她，那末他不致於一點也不剩了。但他怎麼能夠改變了他對她的關係的口氣，來討論歸還家產這問題呢？而且他要怎麼能夠開始這個談話，她不會疑惑他不願意放棄家產嗎？他要用一種自然的熱情的而且友誼的態度來開始談話，還是拿一種談諧的口氣來處理這事情，而且假使這個討論變得緊張起來的時候怎

麼辦呢？因為這可不是開玩笑，倘叫她真的一點東西也不留下！

這些祇有一方面的厚皮的人們真是多麼地幸福，他們一點也不感受到心靈的苦痛或不舒服的處境，他們做那必需的事情，而且什麼事情都很妥當。對於他們，什麼事情都是便當的，正直的。特亞里·亞特里葉佛奇在室內蹣跚着，想不出他該用什麼口氣來展開這談話。

老老實實這樣說嗎，所有這些傢具和家產可以隨她任意處置的？這思想，使他感到幸福而愉快。往往話愈說得少，那印在人們心上的印象也愈加強烈。聽到了這話，她一定是要驚駭而且感動的。於是他要對她說，道德的力量就是一切物事，在他們，這一個知識階級的小集團裏，這是唯一的留剩了。這不是他的義務，而是他的責任……或許，無論如何……說到堆棧費……這些怪念頭怎麼會鑽進他的腦袋裏來！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看看他底錶，已經是六點鐘了。兩點鐘之內她就要到了。想到那天晚上將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他底心兒就開始怔忡起來。他們底親密當然要發展的，而且拿敏銳的感覺來配合每一個新的局面，這是多麼愉快的事情………但是一種爲他所忽略的思想突然想到了；她已不是范雪萊·尼吉福浴佛奇的妻子，祇是一個自由的女人，所以每一個新的局面，對於他這個誠實的男人，可說是對於這個女人底將來自討負責任吧了。因爲不管這個新的政權底代表者們對於一個女人的關係是怎樣說的，他却依舊是一個舊日的他呢。

在他有着一切危機的時候，他能夠負起另一個人底責任嗎？何況她，沒有工作也沒有親戚的，所以她一定不能夠賺一點錢的。就是估量她可以出賣傢具的吧，但那是支持不久的，而且她假使拿傢具賣完了，那末還有什麼東西留剩給他呢？

“這是沒有方法解決的”，他立在房間的中央，一面絕望地說。“爲什麼這許多困難都要連結在這個闖進我的生命裏來的美麗的精靈的身上呢？”

但他又突然地被另一個思想所感動了。她爲什麼不親自拿這封信來的？她爲什麼不說起信底內容呢？難道她會沒有知道信底內容嗎？但她一定知道的；沒有一點款子的來到了這國度裏，她還能夠希望靠什麼別的來生活嗎？這些家產還可以變賣二千個，或者再多幾個（盧布），有了這樣一筆款子，你要經濟地而且當心地生活，你可以對付兩年了。或許她和他是十分仁愛而且自然的，因爲……而他，這個小集團裏的代表，祇不過鬧着一個純潔的呆子底玩意兒吧了……這種心腸純潔的理想底不能毀的遺產，叫你一定相信那說過的每一句話，而忘記人們時常有而且時常會有的他們自己的動機的……

但是這思想是十分違反他的，他做着歪面，叫

了出來，很好像痛苦似的。

“愚蠢！討厭！這是不可能的！”

快要到八點鐘了，但他心裏仍舊決不定，該用怎樣的口氣去和她談論到家產，和她建築一種怎樣的關係……還是繼續像昨天那樣愉快地談着呢，還是要用更正經而冷淡的口氣。一個紛亂的思想底完整的球體，迴轉在他的頭腦裏，這些思想，在他是不愉快的，是爲了她感到屈辱的，而且從人道主義的觀念出發是不可能的。他有一種好像一個小學生受試驗時所有的感情；他知道先生立即要來將試卷收去了，但他還沒有開始寫過一個字。

## 五

當門鈴響起來的時候，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裹着一顆慌亂的心走到門口去，沒有時間來打定任何主意。

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這樣，他要將家產歸

還給它的所有者，或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歸還給她，由物主所指定的人。

他頗匆忙地且喧鬧地幫助這年青的婦人脫去她底外套，好像他對於她感到了或種的失體面，真的，那違反他底意志，不管他底良心，（關於家產底平安的保護，）而閃過他的腦海裏的奸惡的思想，真是失體面的。

“現在我是又在你的家裏了”，這年青的婦人說，用她底手兒按着她底冰冷的顫頰。

“我是很快活，很快活”，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於是擦擦他底手兒，好像剛才從街上走進來的是他，而不是她呢。

魏拉·賽琴夫娜走近鏡子的前面，開始重理她底頭髮，以她底背脊轉向着她的主人，她開始述說她找尋工作的計劃。

這使他說不出理由的生出了種惱怒的感情，她會這般自然地而且自由地在他面前重理着她底



頭髮，好像她在那裏住了一夜這事實，已經給她對於他和他底房間有或種要求的權利了。那些討厭的思想之一又經過他底腦海了——她是誰呢？或許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婦人吧。

假使她是誠實的忠實的婦人，沒有祕密的主意的，那末她無論如何總會問到他有否收到信，但她好像不是沒有知道這回事，就是認爲這個歸還家產的問題是這樣瑣小的一件事情，用不着口頭解釋的。

意思就是，假使他莊嚴地通知她，他，這小集團的一個代表，是具有一種高尚的道德的標準的，而且爲了這理由，所以要將家產歸還她的時候，她會將這事情認爲當然不成問題的，那末，他以及他底莊嚴的聲調，會顯得可笑的樣子了。

她或許沒有認識一般的情形吧，事實上，在這個國度裏，“家產”這個字只是一個空洞的聲音，和一個 *enigme* 的家產連繫起來的時候更其如此。

“唔，唔。讓我們像上等的俄國人一樣地用茶吧、酒精燈在那裏？我要做主婦了。”

聽到‘主婦’這個字的時候，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試想仁愛地而且客氣地微笑，但這微笑是繃縮的，不自然的。

“酒精燈放在伙食櫥裏。我馬上替你來拿吧。”

“請坐，請坐，我能夠安排的，”她說，於是走到伙食櫥前，拿出酒精燈來。

他又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祇微笑着，而且喃喃地說着關於她做一個主婦的資格的聽不懂的話。

“或許我將要時常在這裏做這個事情呵，”她說。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找不出回答的話，但他疑惑着她說這句話究竟算什麼意思呢。她說‘在這裏’那個字的正確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呢？

昨天底他們將如何同坐在睡榻上的思想消滅

了。這樣的事情，雖然不明顯的，但一定的，不是會使他們之間親密起來嗎，然而她是一個自由的婦人，沒有家庭也沒有工作的。

“我們吃點什麼呢？”魏拉·賽琴夫娜問，微笑着，好像‘我們’這個字，在她是有或種的含義的。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聽到這句話並沒有笑，祇匆忙而迷惑地立起身來，說他馬上就去買點茶來吧。他走到迴廊裏，到下面小店裏去，幾乎和一個出現在大衣架旁做着什麼事情的鄰人相撞了。

“她一定是躲在簷下偷聽吧，”他懷着一種悵悵的感情沈思着。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他環顧一下，看見了她是立在迴廊的彎曲處，帶着那種討厭的疑忌的目光，那種唯有主婦們在她們對於每一件小事情都喜歡竊聽，而且把關於人們的醜態的猜疑和閒話傳遍了全區域的時候纔有的目光，等候着他。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轉來的時候，因為要

避過那鄰人，打算在不注意中偷走。

“已經買好嗎！”魏拉·賽琴夫娜說，露着一臉微笑轉身向他。她在忙着拂去桌上的麵包屑。

“是的，我是很快的”。

這年青的婦人走到他面前，開始幫他解開小包來。拿他底手臂不魯莽地去圍住她底腰肢，這是很可能的，而且她也大約不至於生氣的，祇不過帶着一種驚異的愛嬌，紅着面孔轉身向他，而且還會繼續地解着小包，允許他溫柔地擁抱着她的。

但是，昨天她對他的每一個動作，是能夠在他心中引起一種異常幸福的感情的，而此刻，每一個動作祇使他心中充滿一種對於將來的責任底恐懼心吧了。

他要屈服於一種根本的誘惑和命運的權力之下——讓一切會發生的事情都發生出來——然後離開她，將家產留給了她罷？

這是很可能的，假使他們是在她的地方，但此

刻她是在他的地方呢。他非被逼而離開自己底房間不可嗎？

他愈加理性的地想着，他也就更加感到懊惱和不自然，因為她底每一個動作，都引起或種不安的思想閃過他底腦海的……他或許已經墮入了一個陷阱吧……尤其是，當他回想到昨天她所說的關於運命的話的時候。

假使他底敏感和理想比較薄弱點，那末他就會顯得自由得多，而且不會對她感到這樣一個流氓了。假使敏感比較薄弱點，他是會坦白地對她說出來了——“聽我說，我的親愛的太太，我是不能夠留你的，所以讓我們來坦白地談判吧。假使我要像一個男人似的討好你，那你可以將家產拿去的，但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獻給你，我是不能夠做一個丈夫的，我經濟地生活着，就是這樣我還不能夠開銷，所以假使我每天跑到下面的店鋪裏去（買東西），我們不久就會完全宣告破產了。”

他的小學生當然會這樣說的，但是他，由於他那種不需要的敏感吧，是不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的，而且爲了這緣故，他底言語和行動完全是違心的，於是他是盲目地弄得更加的，更加的親密起來了。

“呵，我要立即將這一切安排端正，然後我們一塊坐下來，談着，而且用着我們的茶，”魏拉·賽琴夫娜說。

她將一塊拭布扣在她的胸上，正像一個新婚的女人，於是立在桌前，切着乾酪，文雅而美麗的，穿着她底漆皮的鞋子，絲襪以及華麗的非常合身的衣服。

她帶來了一種女性的清潔和整齊 (*Method*) 底特別的氛圍氣。桌上覆着一塊清潔的布，到處都有着拭布的，茶壺是蓋好了一個繡花的茶壺套；那屬於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的物事都沒有用。

“你相信命運嗎？”她問，不露一點微笑，瞥視

着她的主人。

“但怎樣呢……”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問，面孔紅漲起來了。

“呵，沒有什麼……現在請你傍着我坐在這裏上榻吧。”

他勉強地微笑了，傍着她坐下去，他底足兒輾住了桌腿，使他坐得更貼近她。魏拉·賽琴夫娜露出一臉微笑向他轉過身來，但他紅着面孔假裝要在桌子那邊去尋一個灰碟。他沒有立起來，祇伸手去拿，然後坐得離她更遠一點的地方。

“我的天呀！事情是完全變遷了”，魏拉·賽琴夫娜說。“人和其他一切物事。過去那些富有的人們，現在是變成乞丐了。”

“是的，這是可怕的。我從前生活的時候，是儘夠兩個人的衣食，而現在是連一個人也很難維持了。”

“大約習俗也有了變化吧？”

“非常地變化了呵，”他又說。“在海外，以為這是非常的反常吧，譬如說，從別人那裏去拿了他的房子和東西來，但這裡，這是法律所允許的。這是很尋常的，尤其是在當初的晨光，人們爲了事務離開幾個月，甚至幾星期，等到他們回來的時候，看見他們的房子裡已經住滿了新的住客，而他們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他們得去找一個新的家，將他們隨身帶來的東西安放在那裏。”

他說這句話是有含義的，在他告訴她要將家產歸還給她的時候，她就能夠理解在這一個任何權利都已經毀壞了的地方，歸還家產決不是一件單純的普通的事情，而是一個屬於留下來的小集團裏的人底一個稀有的例外。

“唉這些大概都是頂卑賤的流氓吧，”她說。

這個短句完成了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底心願。

“不，不是流氓。這裏的法律是不承認任何私



有權的。你不能用西歐的布爾喬亞底眼光來觀察一切事情的，那種觀點是絕對不適宜於此的！”

“但仍舊是一樣的，那樣的人們都是流氓，魏拉·賽琴夫娜重複她說。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擦他底額角，沈默着。他懂得，要她知道毫無證據的將家產歸還她，在他這是多麼幫助她忙的事情是很困難的，因為她以她的布爾喬亞的才能，是不會懂得這樣的事情是一個例外，依照法規上講，他不是一定要歸還的。一種對她敵視的感情，開始發生在他心中了，違反着他底意志，發生這樣的思想了，他是忍受着這個政權的一切艱苦，再三地擋住了關於這份家產的侵佔，而她是生活在外國，自由自在地，戴着手套和絲襪子，此刻她是回來了，看到一切東西都很安全沒有賣去，而且看守的人預備將這份家產歸還她的（雖然她並不是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的真正的妻子，而是一個誰也不知道的人），看

到了這情形，她甚至絲毫不顯露驚訝呢。她是不表示一點最低限度的感謝呢。對於這些東西的七年的堆棧費，她是該負責任的，他不知道這筆錢有多少，大概還超過它們底價格吧。

她甚至連昨天他代付車夫的五十個哥貝克也沒有想到歸還。自然，五十個哥貝克不算怎麼一回事，但是假使在一個人和別人辦交涉的時候，將五十個哥貝克看作不算怎麼一回事，那末對於盧布她也要抱同樣的態度了，這位教員像上面那樣思索着，一面他露着一臉勉強的微笑，接受了這位年青的婦人遞過來的一杯茶，而且還親吻了她底手兒，在她遞過茶來微笑着的時候。

她從他的身上移開她底目光，沈思地凝視着她的前面，然後歎息着，又微笑了，好像深怕她底片刻間的幻想驚擾了他似的。爲想露出一臉報答的微笑，他將杯子倒翻了，茶水盪傷了她的身子。這使他更加感到愚蠢和笨拙，於是他變成沈默了。

“你今天爲什麼這樣奇怪，親愛的朋友？你和昨天完全不同了。”

他紅着面孔，笨地拙說，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祇爲了在迴廊上撞見了鄰人，所以頗有點懊惱，因爲這樣的人是預備要將這種頂純潔的關係解釋成爲討厭的樣子的。

魏拉·賽琴夫娜聽到這話，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歎息着說：

“我是頂怕人類的粗野和卑鄙醜惡了。”接着她又沈默着，抖動着身子，好像有了或種不快活的思想似的。她又鎮靜下來，說：

“但我們是必須超越過這種（謬言的）………不管他怎樣，現在是十一點鐘了。”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沈默着。閃過他的腦海裏的是這思想：她說這句話的目的是想聽他說“不要看你底錶兒吧，我們要像昨天似地來安排今天。”

但他並沒有說這句話。

或許她說這句話的目的是想提醒他，她在等候着關於傢具的答覆，因為她或許已經看到拭布上面的范佛萊·尼古福洛雪奇的姓名的首字了。爲什麼他拿出這些拭布來的呢！

爲要掩藏去他底沒有辦法，他就立起身，裝着他是去打電話的。走到迴廊上，他又看見了那位鄰人，這一回，她是拿着籃子在迴廊的老遠的那頭喧鬧着；當她換過地方來聽他的時候，爲了這種在他好像覺得是殘酷的逼害，他感到一種絕望的感情。

“我真是忍不下去了，”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假裝着忘記了電話號碼，他又回到他的室內了。兩天之前，在這個尋常的婦人的目光之下他會感到不安嗎，在這個惡魔的眼睛裏他會處於某種不利的地位嗎！“我的天呀！她爲什麼還坐在這裏呢，”他沈思着，對於這個年青的婦人，他感到憤怒和絕望了。“當她進來的時候，最初我就應該用一

種頂認真的口氣，沒有一點慈悲心，也不旁敲側擊的，直截了當地告訴她，我應該這樣說，不管法令（並不是這樣的），我要將家產歸還你，但祇要求你留給我幾樣我所需要的東西，借我用一個短時期，這是我的意外的希望”。

“你心中有着什麼事情嗎，我的親愛的朋友？有某種的悲哀嗎？”魏拉·賽琴夫娜關心地問。

她是這般關心地望住他，這個婦人底這種意外的柔情，幾乎使他流出眼淚來了。爲要使她不去注意真正的原因，他想杜造一個某種不幸的故事給她聽，但他立即又想到，假使她（聽了他的話）可憐起他來，那他對於婦人底同情是要負責任的，而且要弄得更加親密起來了。

“不，沒有什麼”，他回答。

但他回答的樣子是這般頹喪的，她不肯相信他的話，於是她在榻上坐下來，開始盤問他這事情。她底同情的關心將形勢弄得更糟了，因爲她握

着她底手兒，溫柔地摩撫着去安慰他。

然後她歎息着，沈默了好一忽兒。

“我是裹着一顆絕望的心到這裏來的，”她沈思地說，好像他的目下的心境，影響到她回想起自己底命運了。“在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和我自己中間的苦惱，是發生得這般愚笨的，我已經心神昏亂了……”

“已經是十二點鐘了，”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這句話，就是在他自己，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當且而 he 想到她會將這句話認做暗示她已到了可以出去的時候的時候，他不禁面紅起來。

魏拉·賽琴夫娜看看她底錶兒，於是立起身來。

“我不留你住在這裏了，”他匆匆地說，“因為這些人們……鄰人們……你是沒有心思的……最好是消磨白天……”

“你煩惱什麼呢，我的親愛的朋友，我是有地方住的。在明天，或者在別的一天，你或許會帶我上戲院去吧？自從我上一個莫斯科的戲院裏去之後，已經有一個很長遠的時候了。”

“是的，是的，當然………明天，”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幾乎說得太匆匆了，他是深怕她那樣想，他不願意 (*Begrndged*) 化門票的錢。

她戴上了帽子，但他却還沒有抓住時間來談到家產問題。

“我要陪你走一小程路，因為我有事情要和你商量，但我不能夠陪你走得很遠，因為我要去看一個住在相反的方向的朋友。”

他伴着她一直走到那最近的十字路口，然後鼓起了充分的勇氣說：

“明天請在三點到四點之間過來。我一定要和你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

當他們分手的時候，在街燈的朦朧的光線裏，

她用一種遠長的沈思的目光釘住他，說：

“從前我是迷信的，而且不相信命運的……  
…但此刻……此刻我相信了……”

她緊捏着他底手兒，於是迅速地轉過身去，走進黑暗的街道底荒涼的鋪路上去了。

他站了好一忽兒，望着她底苗條的樣子，然後歎息着，回到家裏來了；他在門口四面偷看過，看看她是否回來，於是沿着迴廊迅速地偷走過去了。

在他夢中，她穿着她那華麗的衣服出現在他面前了，而且他不斷地描繪着她在街燈的光線下的秀雅的身段，她分別時投過來的目光和她匆匆地緊握着他底手兒。

## 六

她三點鐘就來了。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決定用寥寥幾句話告



訴她，他要將家產歸還她，讓她知道他是有事務的，那末他不會有和她逗留得太長久的危險，那是有弄得更加親密起來的危險的。但同時，他又希望她會感到這種行動是由於他個人底寬宏大量和懂禮儀底結果，至於講到法律，是完全袒護他這一方面的，而且在他的地位上倘使換了別一個人，也永不會將家產歸還她的，因為明明知道這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事實上，在這種家產是屬於一個 *Emigre* 的光景裏，就是提起這個問題也是很危險的，雖然她底無知或許會使她得到那樣的印象，他底歸還家產，是因為逼不得已才交出來的。

爲了這理由，他要使她懂得環境的大概的情形，他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將家產歸還她的，然後再用一種簡潔的正式的口氣通知她，無論什麼時候，祇要她願意，她就可以自由地來將家產搬去的。

那使他煩惱的，是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底

信底口氣，他把這事情當作或種無足輕重的友誼的恩惠了。

無論如何，像這樣的人們是依舊懂得穿得如何華麗的。當這裏有危險的時候，他離開家鄉了，而現在，當這裏的事情已經平靜一點的時候，而那些留在這裏不走的人們，由於他們自己的努力，已經獲得了一個相當糊口的方法的時候，他送回他的離了婚的妻子來，他放棄了她，而不供給她金錢的。自然，他底推理是不錯的，他知道他是送她到他的兄弟那兒去的——他是留在這裏的小集團裏一個，他若不去供給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沒有朋友也沒有親屬的人，這是可恥的。“我也可以照樣結婚的”，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想着，“然後離了這些女人們，送她們上我的朋友們那兒去，暗示他們可以和她們結婚的，或者祇供給着她們吧。”世上的呆子們是很多的。自然，女人覺悟到了自己的孤獨，而且沒有一點收入的留在一個陌生的都會裏，

這女人是不幸的。這是可能的嗎，她是愛着他的？

魏拉·賽琴夫娜突然走進來了，他沒有聽到門鈴的響聲。

“誰替你開門的？”他驚訝地問。

“一個女人……………你的鄰人”。

“唉……………請坐吧。我是非常快活，非常快活，”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說着，他覺得“非常快活”這句話，從他所要取的態度的見地看來，是完全說錯的。

他指着一張旁着寫字檯的圈手椅請她坐，而他自己是坐在寫字檯的對面，有如一個律師招待一個訴訟人似的。他們的坐着的樣子，好像對於他們的談話給與了一種嚴肅的職業的空氣。

年青的婦人甚至驚訝地抬起她底眉毛了，他看到這樣子，不禁面紅，於是勉強用一種好管閑事的口氣說：

“我已經讀過范萊雪·尼吉福洛佛奇的信。”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拿着一支鉛筆，繃着他底眉毛，繼續地說：

“我必須告訴你”——他用同樣的口氣繼續說下去，決定了頂要緊先杜造出一個背境——“我必須告訴你，這裏的現行的法律是這樣的，假使你從嚴格的法律的見地來觀察事情，那末家產是用不着歸還的。”

年青的婦人向他舉起她底眼睛來，而他在她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極大的驚惶底表情，接着她底顯頰變成了灰白的，好像她看到了在她前面的完全是另外一個人，而不是她所期望着的那一個。

但這情形並沒有攪亂他底心，因為他知道他是要將家產交還她了，雖然一時她或許會誤解他，但過後的了解反而會使她更加悅意。

“這裏有一種存在的律令，明白地規定了，人們若不在六個月之內，呈報他們關於家產的出息。那末他們就失去權利了。”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的？”年青的婦人說，她底面色變得愈加灰白，一面她從椅子上立起身來的時候。

現在該是向她說明不必煩惱的時候了，因爲他祇不過向她表明情形而已。但他仍舊要提起范雪萊·尼吉福洛佛奇的那封思慮不周的信，他開始說，他對於那個人，是常常有他的懷疑的。

魏拉·賽琴夫娜立在桌旁，狂熱地帶上她底手套；他是深怕她沒有讓他說完他所要說的話（就走了）。他感到結果完全弄得不對，他是更加，更加陷入泥渦裏去了，於是他開始倉猝地叫道：

“這些在頂危險的時候避到外國去的人們，都有古怪的觀念的，鄙視我們當作了變節的人…………後來，當我們…………用了最大的艱苦將一切事情次第建立起來的時候…………你，我的意思說他，回來看到一切東西都爲你安排很端正，於是要求歸還一切東西了…………他從前有一個妻

子的……現在你說你是……妻子……  
…將來再還有別的妻子會來的……”

說出這一切和他的意志相違的話了。剎那間他鎮靜下來，知道他所說的話完全是遠離背景了；他想用他底手兒抱住了腦袋，望她恕罪而且懇求她底願諒。而這年青的婦人在恐怖地凝視了他一回之後，從室內跑出去了。

這思想閃過他底腦海：他生平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失體面的事情，他將永遠不能夠使它殘存。他奔出去喚她回來，而且要向她解釋——但她已經跑到樓下。

於是，不能夠理解這一切如何會發生的，他祇有一種圍繞在他心頭的冰冷的感覺和洶湧在他腦海裏的熱血，他倚在欄杆上面，叫喊着：

“見鬼去！見鬼去！我們不是你的奴隸！*Tcha*  
……*Tcha*……”

亞特里·亞特里葉佛奇跑回室內，用他底兩

手抱住了他底頭兒，他底額角好像感到一種不能忍受的疼痛似的全佈滿了縐紋，接着他突然去站衣桌的前面，在鏡子裏凝視着他自己，他底頭兒依舊是緊抱在他的兩手裏。

## 悲 哀

### 一

我又成爲孤獨了。在森林的遠方的角落裏我發現了這塊小小的地方，上那裏去，我可以逃避都市底煩忙和無數人類的面孔底無窮盡的河流。

在森林後面，有一塊寬濶的墾拓過的地方，那裏建築着一幢兩層樓的鄉下房子，當你經過森林的時候，在老遠的地方你就能夠看到白色的烟突，長在窗下的樺樹和松林的邊境，在房子後面，狹窄



---

的小路繼續着通過森林去。這真是人跡不到的地方。

找到這樣一塊地方真是一件好事情，你可以時常去躲藏在那裏面，與世界上其餘的人們隔離。現在它對於我尤其有特別的用處，世上有這樣一塊地方真使我非常高興。

主人們對於我是動人地仁愛的。他們觀察我而且盤問我怎麼會變化得這般利害，我是和從前完全不同了。或許我是遭受了一種憂傷的損失吧？

當人們盤問着這些問題的時候，往往是弄得更糟了。我轉身向窗口去，那末他們看不到我底面孔了，而且我是那樣回答着他們，我沒有遭受什麼損失，一切事情都和從前一樣的，祇不過觸動了一點尋常的煩惱，但我會處置它，它會消滅的。

春天的落日底光線拿一件金紅色的外套覆在房子的天窗上和靜靜的無葉的樺樹的樹頂上，而漸漸地消滅在遠方的松樹的樹上面，

我從門背後取了一桿槍，漫行到森林的邊境去。

在四月的空氣裏，盪漾着一種平靜的感覺和溫柔的春天的潮濕，雪依舊停留在斜坡上面，人可以聽到小小的溪流底洩流聲。

將我底槍倚在一株古老的樺樹上面，在那和通過森林去的小路底開闢處相近的一株殘榦上坐下，四圍望望。太陽沈在斜坡的那面，在叢樹後面。白楊底無葉的樹頂，清楚地凸出在落日底紅色的輪廓裏，而落日是反映在老樹的殘榦和叢樹中間的那溶雪的水潭裏。

緊貼着我底胸脯，在我的短衫下面，一張紙兒在繚繚作響——一封我幾天前收到的書信。我將它裝在口袋裏，現在信封是已經完全縮縮而且稀

爛了。

我將永不會再接到這樣一封信吧。

在清冷的古老的路上，在重新醒來的自然底春的靜寂裏，可以感到一種痛苦和無望的感情。我傾聽着每一個聲音，好像在期待什麼東西似的。

有一隻新近退隱的鳥兒，單調地鳴囀在叢密的樹枝裏。從田野吹來的和暖的風，含有一種濕土的氣息，和那吐葉的柳樹底芬香。在路邊在那覆滿了野草的泥濘的近旁，香氣愈加强烈了，我橫過去，吸着它的天鵝絨一般的，黃色而覆滿塵土的的茱萸花底甜蜜的香氣。

春天的最初的香氣呵……！

信始終在那樣地說，這一個男人是該咀咒的，他已經起來，在他的充實的靈魂裏生活了短促的剎那，現在是只剩下悲哀，對於美已經絕望，沒有精力去繼續美的生活了。他只在那時候，在它還沒有到來，或者當它已經過去的時候，認識了這種靈

魂的充實。

深思地，我站了許多時候，凝視着暗黑的天空，安息的靜寂的森林，然後旋轉身來，我漫步走下暗黑的小路，回向我的淒涼的居處。

在天空，懸着一輪光明的蛾眉的新月，以及附屬於它的蒼白的閃耀的繁星。

### 三

今天的冷風捲來了鉛似的雲朵，到了晚上，狂雨浙瀝地打在窗戶上。我甚至連火爐能否生起火來也發生疑問，因為風吹進了浙瀝地響着的窗玻璃。

現在爐火是燃著了，熾紅的反光搖晃在桌子和椅子的腿上。我在室內從角落漫步到角落，接着又停下來，望着爐火向我自己說：

“當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這祇不過頂簡單的故事吧了。在我閒空的時候，我要把它仔細思想

過，那末我能夠將它忘了。”

但是，我的天，在這簡單的故事裏，是有多少的痛苦，當你仔細想它這已經成爲無益的時候，反而更其痛苦……！

在春天，當你只剩了一人的時候，你會時常感到缺少某種東西，你痛苦地想要這東西，但你不知道這可是什東西，

在一星期以前我有了和這同樣的感覺，我無目的地漫行在城市裏，後來發覺我是到了一條熟悉的邊街，那裏立着一幢高高的紅房子。

這幢紅房子我是很熟悉的，在三年之前的春天逢到了一陣可怕的狂風暴雨的時候，我曾經在那裡停歇過來。在下午，一大塊我所從來不曾看到過的黑雲，用了它底墨黑的外套掩藏去太陽，震入耳聾的霹靂連續地轟響着，電光可怕地閃射着，接着如注的大雨傾盆下來了。那時候我感到多麼渺小呵……或許我祇感到片刻的晨光吧。但我此刻爲

什麼又懷着這般的悲哀和愴痛，十分強烈地感到了它呢，當世上已沒有留給我的東西的時候？……

我靜靜地站着，望着這幢熟悉的房子，一面對我自己說：

“所以這真是不錯的，但我那時沒有十分確切地感到它，而現在我是十分確切地知道一切都過去了！……”

你如何會不感到它的！在黑暗的室內的雨水的香氣，桌上的一大束的野花以及跟着每一回電光的閃射與雷聲底轟響而驚愕地緊握着我底手兒的一個婦人底手兒？

但那時候我沒有感到它，……

一個可咀咒的人底命運是這般的。

#### 四

第二天，我在同一條街邊上遇見她了。

這真是奇怪的，你如何連那沒有感到的東

西也記起來了；在頗遠的地方，我就認出了她底步風和那掩在她帽邊下的她底面孔底溫靜的輪廓。

她底永不會忘記的大眼睛向我閃射着，她底顫頰突然變成了蒼白，接着覆上一層紅暈，她底套着黑手套的手兒緊按在她的胸口，好像顯得驚愕或怔忡的模樣。

我心想，這次和我相逢祇不過使她受驚吧了。

我們都帶着幾分迷惑的樣子互相問好，於是並排一塊走去，不知道談些什麼才好。

她是和個男人同住着的，現在你還能夠談什麼話呢？有如我過去走進這大門的情形一樣，或許他現在也以同樣無關緊要的態度走進這大門去了，但我此刻是這般緊張地望着門兒，好像打算把把手的印象永遠地銘刻在我的記憶裏……

一個黃銅做的，畸形的的把手。

“我祇不過隨便散步，沒有什麼目的的，”我說，打斷這沈默。“這是一個佳好的黃昏。我在河旁

的一株老樹的殘榦上坐了一忽兒。我沒有事情好做，所以我想還是上街道散步去。”

“我會在這裏的邊街上遇見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問。

我迅速地向她四圍望望，但祇看到一個熟悉的側面，她沒有看我。她俯視着她底足兒，好像在這參差的石子上留心顫厥似的。我們剛走到這幢紅房子。

“我今天頗感到孤寂，所以想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說。

當她底手兒握着大門的把手的時候，她抬起了面孔，望着我。

相逢時候的我們的眼光，含有一種和我們的談話不同的意味。那兩隻依舊同樣大的眼睛，是和從前同樣地望着我。

我們走進屋內，走上了一部樓梯。我移步向前，好像要更上一層，到她的臥房的樓梯上去，到她的



房門前去，從前我看不到她的時候，我時常用小針在門上留條子給她的。

但她阻住我，以憂傷的目光釘着我說：

“有一個別的人在那裏……”

我剛才忘記了，有——別一個人。

我們依舊立在梯頂，互相不說一句話；在這時候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再上去一部樓梯，在那扇孰悉的房門後，是——別一個人。我想，那些小針底痕跡依舊留露在門上吧。

“你還記得嗎，我怎樣時常用小針留條子給你的？”我說，想勉強微笑。

依舊溫柔而機械地撫摩着我底手兒的她那手兒，突然停住撫摩了，只緊緊地握着我底手兒，好像她打算扼住一陣喘息似的。

我底眼睛開始感到疼痛，我移開我底頭兒了。

她突然用她底雙手握住了我底手兒，打算將我轉向她的身前去，接着，她將頰頰和我底緊貼着

低聲說：

“現在你明白嗎？……你明白那往事嗎？”

她退回去，凝視住我，將她底綢披肩從肩上拋下，打算微笑，但她底嘴唇開始顫動了，扭歪了她底面孔，她匆匆地拿她底面孔藏在我底外套裏，盡力地用她底兩臂抱住我底項頸。

“我明白的。”我回答。

我倆立在梯頂有如一對無家可歸的人兒，失去那昔日是十分接近的東西了。

## 五

她淚眼望住我，她底手兒將我底當作了一件新發現的寶貝似的緊握着，而且說：

“我祝福命運，它允許我生活過這般短促的幸福！這是幸福的，知道了從前所遭遇的事情真‘是’幸福。沒有這樣的認識，生存將成爲不可能了。”

“那末這個男人：那別一個人呢？”我沈靜地

問。

“呵，我親愛的，你如何能夠這樣說呢？這是一樣的嗎？這個男人祇有一種物質的供給的見解吧了！那是地上的。但是人類的靈魂是需要天國的，而你將天國給我了。”

微笑和眼淚掙扎在她的美麗的眼睛裏，而眼淚是戰勝了，它突然衝了出來，氾濫在她的長長的睫毛上。

我輕輕地摩撫着她底肩膀，說：

“呵，現在……啊，現在我們已經發現了那頂重要的物事……我們永不可以再失去它的。”我打算抬起她底淚面來。

她從她的濕潤的睫毛裏望着我，微笑着，說：

“這意思就是幸福，可笑的，無窮盡的幸福。在我們從前沒有離散的時候，親愛的，你是時常上我這裏來的，冷淡的，鎮靜的，有時甚至沈默的，正像‘他’現在的樣子……但此刻，忽然的，你底眼淚（湧

出來了)。我看到你底眼淚了，我的親愛的人！一個女人底心是預備爲了這樣一個剎那去犧牲她的全生命的。”

“她不需要物質底供給，但生命和愛情我們是已經有了，”我自己沈思着，渴念着那不能挽回的事情。接着我說：

“你還記得那狂風暴雨嗎？”

“我記得那狂風暴雨的……我記得的！我甚至此刻也還能夠聞到你的手上的雨水底香氣的。這是在五月八日，正在三年之前。”

“是的，第四個春天快到了。”

她機械地重複說着。

“第四個……”

“我們此刻所發現的物事，將從第四個春天開始吧，”我說。

將要到來的幸福底可能的這思想，大概是非常出她意料之外吧，她是變成蒼白的了，她用手兒

掩着她底眼睛，她底頭兒是倚在牆上，站了好一忽兒。

“我明天要將什麼事情都告訴他，然後寫信給你，”她說。

上面的梯頂上的一扇門兒關攔了，砰然的發出一聲笨重的回響。她顫抖起來了。她底手兒匆忙而恐慌地握住了我底。她用充滿着痛苦的眼睛向我凝視了刹那，然後突然將她底唇兒緊貼在我唇上，用一個女人的愛情與熱情底所有的熱力來親吻我。好像很痛苦似的，用手兒遮着她底面孔，她離開了我，跑到樓上去了。

“我會寄你一封信的，”她在樓梯的欄杆低聲說。

## 六

在森林裏，近着一條峻險的河岸的地方，有一株古老的樹木底殘骸。

它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樣子，不過在黃昏裏，去這上面坐坐是很愉快的。下面是河，沿着彎曲的河岸伸向遠方去，你可以看到戲弄着隱在樹叢中間的村屋的窗上的太陽的殘暉。

我沿那覆在無葉的松樹下的熟悉的小路走去，那依舊溫暖的陽光穿過松樹灑到我身上來。我轉向左邊去，沿着河岸，後來終於走到了這古老的殘榦。

這古老的木頭依舊一點沒有改變。他多少總比人類的幸福更其安定些吧。

人是怎樣一種奇怪的創造呢。當他幸福的時候，他所有的環境也都好像生氣勃勃的，我一面在這殘榦上坐下，一面我輕輕地拍着它，好像它是一個人物似的。

在 邊，樹皮是已經脫去了，我在這光滑的可依舊溫暖的一邊撫拍着，低聲說：

“你記得嗎？這是三年以前了。你知道我所說

的一個人吧。你支持着她，我是坐在近旁的草上，念給她聽……太陽是洗到西方去，正像現在這個樣子。一層朦朧的霧和烟，罩在草地上面。河流是和平而安靜的，你可以看到水面上的漣漪。我也還記得有幾個工人們經過了身旁。

而現在，老頭子呀，我們大家都變得很利害了……，當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是拿在我們的手裏的時候，我們底心兒是沈睡着的，它們是瞎了眼睛而且凍僵了的。但是當他已離開了我們的時候，當我們再也不能接近它，祇能夠站在遠方望望的時候，祇有這時候我們底感情醒過來了……。

要到你已經失去了的時候，你才會開始感覺到。這是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了。

我們的一生的經過也是同樣的情形，冷冷淡淡地望着我們前面，沒有使任何東西幸福而死了。但是在生活裏，老頭子呀，是有這樣一種能使人啼泣的快樂的，而那些眼淚，是沒有一種幸福夠比得

上的。

你可懂得這是什麼嗎？因為一個人可以是聰明的，可以接受生命底稀有的禮物的；但根本上他必須遭受‘損失’的痛苦。接着那絞腸似的痛苦會來侵襲他，於是那睡着的而且不看見生命的東西將醒覺過來了。你知道，一個人，當他底眼睛一旦‘張開’來的時候，能夠多麼清明地看到生命的。假使這樣的清明能夠給與你，你就會拿樹皮重新蓋住你自己，用你底樹枝伸到天空去了。這種清明是這樣的。

但是能夠感到類似這樣的事情，而且‘看到’類似這樣的事情，祇能在很少的機會纔允許一個人的，而對於有些人，則永遠不會允許的了。

如果你更緊緊地瞅着那些從鎮上轉來的過路的人們底面孔，那些拿着包裹和滿籃的食物的人們，尤其是那些穿得非常華麗的女人們，那末你會在他們身上看到什麼呢？……注意他們底眼睛，而



且留心他們的樣子吧！在他們的漠然的目光裏，你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裏的首要的東西要算物質的供給了。他們有了物質的供給，所以不再需要別的了。他們所有的精力都化費在這上面；那就是我們所能了解的一點。因為要得到這個，我們賣掉那個無上的價值的東西了。

呵，這物質的供給……你現在也是一種物質的供給，所以在你身上的是什麼呢？一棵突出地上的乾枯的無生命的樹木的殘骸，（你會願諒我的吧，我祇將你拿來當作一個例子）一直等到他們將你連根拔起，再將你放進火爐裏去。那時你會給別人得到暖和，雖然是一點鐘也吧。

那些祇想獲得物質的供給的人們，正是同樣的情形。

但是你可懂得那快樂，當一個人的靈魂底眼睛是張開着，而他突然地拋棄了其他任何東西的時候所獲得的快樂？拋棄了其他任何東西，這是

因爲他無意中看到了一個奇蹟，一個爲他一向追尋着而尚未獲得的希世的珍寶。

就是這一種快樂，使人們號叫起來，老頭子……祇有通過他們底眼淚，你才會了解那已經忘記的靈魂底任何物事。

老頭子，他們忘記了他們的靈魂了，而且因爲這緣故，他們失去那他們實在可以時常獲得，而且不只有希有的剎那的，的東西了。這都是因爲我們是嚴肅的人……我們心中都應該保存着或種天真的。”

太陽西沉了。人可以看到水面的漣漪和跳躍在靜寂的河上的小魚兒。我以我底手臂圍住這樹木底殘骸，我滑入沈裏思了，我底目光橫過遠方的草地，凝視在過去的散亂的村落上。

“親愛的老頭子，”我說，“你是那些希有的剎那底一剎那底一個證人。我答應你，我要再來的，或許就是明天吧，而且我們要共讀一封書信。我

想，我明天可以接到這封信吧。我和你這樣約定，在我未到此地之前，我是不會拆開這封信來的。

明天，你可以看到我所說對你過的幸福了。這幸福，復活在一個生活在物質的供給的人的身上，她是有如一個瞎了眼睛的人能夠再看到一樣，將充滿了歡樂的眼淚來看別的東西吧。

老頭子，這不僅是一種個人底幸福，這不是和此地有關係的滿足，而是這種幸福，使一個男人獲得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覺和聽覺了。他底心兒開始聽到了這樣的事情，爲它以前所從來未曾聽到過的，……”

## 七

信是裝在一個長而且硬的信套裏。

“老頭子，現在你看吧，我沒有失信，”我說，一面我將信套拿給樹木的殘幹看。“你不久可以獲得偉大的智慧了，因爲將要在你的當前決定一種人

類的運命。能夠注視人底運命，就能給他以或種的幸福，尤其是當你看到他在他的悲哀裏和在他的幸福的時候。人是生活在這兩種感覺裏的，老頭子呀，而且它們如果互相距離得更遠，這‘人’也就更偉大。”

我坐在殘骸上面，捫撫着它底裂開的一邊，且沈思着，祇不過昨天，我也有自己的裂開的一邊的。

我不願意拆開信套來。我願意拿這些剎那來享受得更長久些，知道我有幸福在我的手頭，而不知道其中的底細。

“唉，好的，這必須做到的……我要把這一個信套放在你的樹皮下。你將在記憶中保留着這人類的幸福。

這是她所給我的信：

我的最親愛，最仁慈的朋友，

我祝福那命運使我會見你而且後來叫我和你立在梯頂的那命運。

整個的過去覺醒在我的心裏，而且從極底裏充滿了我的心裏（爲我以前所從來不知道的），盈溢着幸福的。

我的最親愛的寶貝！當我看你而且聽到那爲我所非常愛好的你底聲音的時候，一切事情都說不出的活潑地回到我的心裏了。

一切事情！我記得一切事情！

那眩目的，美麗的狂風暴雨和我們底穿過銀色的松林去的小路，在那我們攜着櫻花歸來的遲晚的黃昏。從田野裏飄來的濕潤的風，吹進了四輪馬車底窗門，嬉弄着我底頭髮。

我一切事情都記得清楚，甚至連那瑣瑣細的小事情。那大風雨底記憶是永不會死去的，……我記得，我們倆怎樣跑到梯頂上，看到那鑲着黃邊而快要近來的墨黑的雨雲，喊出了一聲

號叫。我以前從不曾看到過這樣一種可怕的雲  
朵的，但它底近來却祇使我充滿了不耐煩的快  
活。好像是，彷彿它底恫嚇底近來幫助了我們底  
結合，彷彿我們都願意互相擁得更緊一點，在或  
種危險的前面。

那最初從窗戶裏吹進來的風，和那落在你的  
衣袖上的雨滴底香氣——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的。

這記憶是十分苦痛而甜密的，是十分憂傷  
而美麗的，使我叫起來了——我立在窗口，用我  
底手帕掩在唇上，我底眼睛是濕潤潤的含着淚  
水，而且落到我的手上了，但我並不想將眼淚收  
回去。

我從來不知道再有比這些眼淚更偉大的幸  
福的……

你看，老頭子，她明白了。當一個男人底心兒

張開着而且他開始傾聽着他從前未曾聽到過的話的時候，正是這樣的情形。

不要以為這是空虛的傷感吧。一切事情都倚賴於你的靈魂底價值的。假使這是空虛的，那末除了‘個人的幸福’底小小的歡樂以外，什麼也不會發生了。那纔是一種空虛的傷感。

但是世上有這樣的靈魂的，從它們身上，眼淚拖出了能夠給與而抬起悲哀來的這樣的生命底歌唱，使人類記憶它們幾時代，或者一整個時代都活在它們身上……

親愛的人，一切事情都倚賴於你自己的價值的……一切事情都倚賴在那上面的。

你還記得那房間裏的朦朧的暮光嗎？還有那放在榻旁的我的桌上的野花的束？你在雨水下面拿來的，所以整個的房間立刻充滿了田野和青草底香氣，雨滴落到光滑的桌上。

這事情發生在一個放假的日子，我是忘記了預備吃的東西。在碟桌上，除了一塊乾酪以外，我什麼東西也找不出來，當我們倆都感到肚餓的時候，我們將乾酪切成小塊，互相傳遞給對方，我們這樣尋開心。

我甚至連我所穿的衣服也還記得的。這是一件白底而繡着灰白的紫丁香花的衣服。

你知道我底心兒在什麼時候第一次向你開張着呢？是在我們走到房間裏面，而我在你的衣袖上聞到雨滴的香氣和野花的香氣的時候。

接着後來——後來什麼事情都完結了。你到我這裏來已沒有你從前那種不耐煩的快樂，那時我推開門，你和我奔到房間裏，我們互相倒在對方的懷裏，說不出地幸福在我們的親密底新奇與快樂之中。那是完結了。

當你貼近着我坐在榻上的時候，你是非常沈默的，而我底印象是，你在完成或種不快活的



任務。

老頭子，她的話是對的。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真是如此的。將一件最大的寶貝給與一個人，讓他可以永遠平安地佔有着它的，那末這寶貝對於他也就失去價值了。那在最初的片刻緊張到了快要折斷的靈魂的絃索，立刻鬆弛下來，不會再有什麼曲調了。但我們怎麼能夠阻止我們的靈魂不失去它們底律調，有如阻止一把范峨林似的。怎麼能夠呢？

當然有幾個人能夠保全曲調的，在他們身內是有或種東西永遠地生活着的。這樣的人將爲人所記憶幾世紀，但他們是極少，極少的。

這種靈魂底貧困和黯憊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老頭子。

而且當你出去了之後，我要到鏡子前面去，

凝視着我的鏡中的面孔。常常在長長的秋天的黃昏裏，在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後，我會徒然地坐在榻上等候着你。

我會從榻上立起身來，將我底緊捏着的拳頭貼在我的頭上，站着，望遍空虛的室內，於是歎息着，落下我底手兒了。

現在還能夠有什麼呢？我想……我還要引領期望多少這些寂寞的秋夜呢？而且繼續這些寂寞的秋夜之後將是什麼呢？

去犧牲，去拒絕我這目前，這使我從心底湧出眼淚來的稀有的剎那，而去找尋生活裏的或種安靜的和物質的供給，這不是更好點嗎。或種貞節的，可憐的靈魂，因為它底貧困，將永遠不會離開我了。

這樣一個男人到我這裏來了。沒有問我，怎樣或者為什麼。我只知道，我找到或一個人了，對於他，我可以帶着苦痛的靈魂走向他，而且向

他號叫的。他往往不知道，我是倒在他的懷裏嗚咽着我和他的生活。

我將不會告訴你，那生長在我心裏的對於你的愛情，當我看到你底眼睛完全用一種新的目光凝視着我的時候。在你底眼睛裏是充滿了很大的悲哀，而這悲哀是非常可愛的，使我底靈魂對於你有一種光明的新的覺醒了。

但一個人的生命是注定了的，叫他達到了最高點，在靈魂的充實裏生活一個極短促的剎那，然後祇留下了一種對於美的極大的悔恨和悲哀，人是再沒有力量去繼續美的生活了。

人，祇有在他還沒有遇到，或者已經遇到而且過去了時候，才會全心靈感受到這個的。

我問問我自己，我爲了什麼而願意生活的。爲了那稀有的情緒吧，那是你日後要孤寂地爲它出代價的，或者爲了那穩固的，安定的供給吧，那是無論怎樣你可以平安地生活着，一直到死

去的一天。

呵，我的朋友，我已經決定……”

我不再讀下去，我看到甚至連我底拿着這封信的手指底指尖，也已經變成蒼白了。

我底手兒抽搐地緊抓着這樹木的殘榦。

“等一等…… 還有一點沒有讀完呢……”於是我對自己讀完了這封信。

呵，我的朋友，我已經決定去選擇那穩固的，安靜的物質的供給了。

當你要離開我的時候，我在梯頂上所給你的那個親吻，是我們底永訣的親吻了。在這個親吻裏，我將我底心兒撕成了碎片，將那生平祇有一度曾經闖到我的心裡來的，在一陣狂風暴雨起來，一束濕着雨水的野花放在桌上的那時候，將那東西埋葬在這裏面了。

## 八

這就是整個的故事了。這是很簡單的，而且一點也沒有道德的意義的。我祇不過爲了自我分析才將它寫下來。

火爐是熄滅下去了，那殘燼，是冒着烟，室內是變成黑暗。

在外面，我可以聽到寒風底咆哮，和打在窗上，有如用手擲在窗上，的雨聲。

我感到我底喉頭有一種扼抑的感覺，而且覺得呼吸很困難，接着我突然覺得舒服起來，有或種溫暖的東西落下我底手兒……而且還繼續落下去。

我凝視那冒着烟的殘燼，在我的短衣上拭拭我底手兒，而且低聲對我自己說：

“畢竟這是什麼呢：這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故事……一點也不奇特的……”

## 黑 炸 餅

當火車離開莫斯科只剩了三拾英里的時候，開忒林娜再不能靜靜地坐着了。在她，彷彿她將永遠達不到目的地一般。火車每向前駛行一英里，她底心兒也怔忡得比剛才更劇烈些。

在昨天，她發現了亞特里已經開始和別一個婦人共同生活了，在最近五年間，亞特里是在一個莫斯科的工廠裏工作着。

他自己不會寫信告訴她關於這件事的消息，

所以他們間的關係還一點沒有裂痕；放假日他仍舊寄錢給她，而且時常有信寄給她的。信中說他現在已經做了或一種的主席，且平安地生活着。

送一百個盧布給她，在他或許算不得什麼；他和另一個婦人生活着，或許要化他四五百個盧布吧。一百個盧布從前在她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但此刻，突然變成了可恥的細小。

當她到了莫斯科之後，她將對他怎樣地幹一下呢？闖進他的窠裏去，當場揭穿了他底假面具，侮辱他一場吧？

讓人們知道他是一個流氓，一個壞人。……她要打碎了那些窗玻璃——用她的裸露着的手兒，於是流着血……而且她要扯斷了那另一個婦人底頭髮。

“呵，上帝，上帝——他幹得好呀！完全爲了一條紅的麗綉呵……”彷彿，這是並不很長久吧，他

們幸福地生活在一塊兒，黃昏一同出去，上河旁草場上去收拾芻草；那時太陽將西沉了，烏鴉在河流對岸的濕田裏叫號着，從鄉村裏傳來朦朧的聲音波盪在空氣裏。她立在貨車上面，他呢，襯衫底領不扣好的，頭上覆着乾燥的，太陽曬焦的頭髮，在他剃完了鬚髯的上唇上凝結着細小的汗滴，他用一把禾叉舉起濕而芬香的芻草來，擲入立在貨車上的她的手中，於是他領着一匹馬兒到水裏去了，她則躺在貨車裏的芻草上，咀嚼着一片草葉，而且知道在晚膳後，她倆雖倦於工作了，但她倆將幸福而活潑的，裸着足兒走過了天井，上馬廄去睡在新鮮的芻草裏的。暴風雨會從一朵突然而來的夏雲裏驟發出來，電光會閃耀着穿過門縫來，在新鮮的空氣裏可以聞到芻草和她的 *Sarafan* 底粗絨布底強烈的氣味，

然而現在什麼都是沒有了。

她覺得她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但是當她擁在一大羣人叢中走出火車站來的時候，她是被征服了，被迷惑在大城中了。她打算做的，本來是想一陣暴風雨似的撲在他身上，告訴他一切一切吧，但此刻她所做的，却是去問詢上他所住的街道如何走的。別人告訴她搭上馬車去，但是她買了車票，却忘記了問一聲什麼地方下車的，她只好坐在馬車裡，一直到它駛到城外。

她只得搭回來；於是步行着：詢問別人房子的門牌，因為她不懂號碼的。別人叫她怎樣走去——她就怎樣走去，不敢再問個詳細，但是當她第二次問別人的時候，她纔知道所找的房子已經走過了，於是只得又回來。

她漸漸地更走更起勁，她心裡想着，在她走路的晨光，他們或許會離開了房子的。

當她達到目的地，看見這是一幢有許多大門和窗門的房子，所有房間都緊鎖着，於是她只好去敲門，去按門鈴。但是倒底去按那一個門鈴呢，她

怎麼猜得着那一扇大門是他的？

“阿蒂(註：阿蒂係姨母姑母等親熱的稱呼。)，你在這裡幹什麼事？”一個穿着帷裙，手裏拿着鑿子的男人問她。

開忒林娜告訴他。

“他不在這裡了，他不住在這裏了。”

“你說他不住在這裏了，這話什麼意思？老天吓，現在我怎樣辦呵？”

她只剩了一個盧布，包在她的頭帕的一個角落裏。一個盧布是不夠她回家的旅費的。

一個老婦人拿着一隻水桶從樓梯下的一扇門裏走出來。

她問清楚了開忒林娜來幹什麼事的，於是告訴她亞特里·尼開諾里已經搬到城外去了，開忒林娜上那裏去要搭一個火車的。

開忒林娜心裏很快樂，因為得着了一些端倪，她飛跑似的走出了門口。因為她心裏很快樂，忘記

了問一聲清楚他是住在那裏的，所以當她到了城外，尋着了那條街，但她却不知道他住的那個房子的門牌。

黃昏到來了，雲也昏暗起來，她從街道底這一端跑到那一端，問了又問，但她尋不到她底目的地。在她手裏，拿着一塊包着黑炸餅的頭巾，她記不起來她爲什麼拿了這些黑炸餅來。她的目的是來侮辱他一場的，而她却帶來了一份禮物，依照普通的習慣——幾個黑的小麥炸餅。

她現在只剩了十一個哥貝克了。地方陌生的，黑夜到來了；風開始嘯呼着。面上凝着汗，顯着昏亂的神情，她奔波在兩旁植着松樹的，長滿了青草的城外的街上，絕望地揮揮她的手兒，同時握緊了她那塊包着黑炸餅的頭巾。

當她顯得無限的昏亂，當她感受到絕望與恐怖的最後的痛苦的刹那，她彎進了一條小小的巷裏去，而且看見了一個長着乾燥的頭髮的熟悉的

頭殼，在籬笆的木欄的那邊。

這是他，亞特里呵。他底襯衫沒有扣好，他蹲在一個花床的旁邊，掘着地。

開忒林娜只得叫喚了。

“亞特留雪開，我親愛的。”

她跑進了花園的園門，當亞特里驚駭地從地上立起來，她擁抱住他，她的頭兒倒在他懷裏，再沒有勇氣忍住她的眼淚了。

“看呀，這裏的人是誰！你怎會上這裏來的？你是從天上掉落來的嗎？”亞特里驚愕地又快樂地向她問道。

開忒林娜說不出她本來想回答的話了。她說道：

“我很嚇呢。我以為我將永遠找不着你了。我尋了你一整天。而且我沒有地方可以去。”

她又流下了眼淚。

“你為什麼哭泣的呀？”

受了良心底打擊吧，她用手背拭乾了她底眼淚，受罪似的微笑着。於是她又記起了她會什麼上這裏來的目的了。但是，剛才她是衝到他面前有如遇到了她的救星和避難所一般，而且倒在他的懷裏快樂地流着淚，她剛才這樣做過的，現在怎能突然地侮辱他一場，怎能把快樂的眼淚化成了野蠻的暴叫呢。

當她看見他的長着頭髮的熟悉的頭殼在花園裏，有如一個突然的可驚的幻象，於是她的心裏便充滿了一種自己也莫明其妙的愉快，就是在他們一塊去收拾芻草，睡在馬廄裏的時候吧，也未曾經驗過這種愉快的。

他的一切，和她所預期的完全相反，和一個棄婦——一個穿着粗絨布的 *Sarafan* 的鄉下婦人，來看她的男人時預期的——一個住在城外，穿着都市化的衣服的男人完全相反。

在他面上或聲調裏，她找不出絲毫不愉快或

倉皇的影子來。他的面色是安靜的，在他的聲調裏也含有同樣淡淡的恩愛，尤其是當他說着：

“你爲什麼哭泣的吓？來吧，我將告訴他們預備茶爐。”

他領了她在小路上走着，小路是一直通到那間粉刷着美麗的黃色的新茅屋，在籬笆旁邊的樹木的殘枝間。

但他在路上站住了，對一個穿着一件平民的外套的路人叫道：

“伊凡·古司米，你明天必須把東西送到城裏去。我會寫一張字條給你的。”

他向那個回答他“很好”的男人說話時的態度，開忒林娜覺得他就是那個衰老的，伶俐的，實際的而且仁愛的亞特里呵，但同時她又覺得他是另一個亞特里了，別人都信任他的，他在這不知名的異鄉能夠把事情安排得很好，如同往日在家內一樣。而且他的安排事情是非常簡單且鎮靜的，彷彿

佛再妥當沒有了。

她傷心地走近了茅屋。她會突然地遇到了那另一個婦人吧，自然，那是穿戴得有如一個太太的。開忒林娜情不自禁地望望她自己的放假日的 *Sarafan*，於是她覺得一陣羞慚的熱血泛濫在她面頰上，因為她是穿着鄉下的服裝呀。

當他們走進了一間廣大的，牆與壁都是松木築的房間，她所看到的第一件東西是兩張床舖。她底心開始劇烈地怔忡着，她底腿兒漸漸地軟弱下去，幾乎立不住了；她底喉嚨是非常乾燥。

室內的一切東西，和他倆住過的房子裏的完全不同。在一個窗子旁邊，放着一張桌子，桌子覆着一張釘住在桌的四角的新聞紙，一個墨水壺，一支筆，一排書，幾張釘在牆上一個長釘裏的紙。清潔的城裏的手巾，放在面架旁的角落裏。

“這裏沒有神像的嗎？”她問着，因為沒有話說，就這樣問了一句。

“沒有的，”亞特里簡單地回答。

他底背朝向他的妻子，站着，洗洗他底手兒，於是在清潔的白手巾上從容地揩着。

開忒林娜不安地坐在那張幾乎放在房間的角落裏的，而她進來時就第一眼看到的第一張椅子上，她手裏拿了她的包裹，她底眼睛四面張望着，熱情地搜索那另一個婦人的證據。

忽然間，她看見一頂古老的草帽掛在一個壁櫥的頂上，她立即沈下她底眼睛來，這樣，或許亞特里會沒有注意到她已經看見了那頂草帽吧。“呵，我們馬上可以喝茶了，’亞特里說，開始在餐桌上收拾着新聞紙和原稿本。

開忒林娜覺得不知道怎樣說，纔會打破這不安的沉默。在這沈默的空氣裏所感到最恐怖的，就是有一件他們到此刻還沒有說出來的東西，依然橫隔在他們中間。

在老家裏，她是常常談這一類同樣的東西——



一談着牝牛，談着孩子們（一共有三個孩子，）談着天氣的不好。

此刻，她想勉強去找一點東西來和他談談，但她什麼都找不出來。忽然間，她記起他們底牝牛了，於是她變成愉快起來。

“我們的里斯開前幾天生過小牛了。真是一隻美好的小牛吓——和里斯開一模一樣的。”

當她說着“我們的里斯開”的時候，她底眼光情不自禁地射到那草帽上。她裹着一顆怔忡的心，等候亞特里的說話。

“和里斯開一模一樣的嗎？”亞特里機械地回答着。他依然似專心於什麼東西一般，緩緩地繼續從桌上拿去了新聞紙，放在書架上。忽然間他望着他的妻子，臉上露出一種新的表情，彷彿他心中已經決定了告訴她一件重要的事情。

恐怖的時間已到了。

“開忒林娜；亞特里說，眼光沒有落在他妻子

的身上，而是向窗外望着，“我不寫信告訴你，因為那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我不是單身住在這裏，有一個同志和我在一塊。一個美麗的，誠實的姑娘。她馬上從工作地回來了，所以請你不要去傷害她吧。我是從來不會追逐婦人們的，這事情是誠實地發生的。就是這樣……”

開忒林娜默默地望着他，眼睛一瞬也不轉動——惟有她底喉嚨抽搐着，當她偶然痛苦地吞氣的晨光。

這時候，她正可以從椅子上跳起來，扯去了她頭上的披肩，撕下一把她的頭髮來，有如一偃瘋婦似地帶了侮辱和憂傷驚號着。於是將窗玻璃一塊塊的打它一個落花流水。

然而她並這樣去做，只和靜地說着，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

“那末現在我怎樣辦呢？”

“你可以和你平時同樣地生活着，”亞特里回

答她。“我將寄錢給你，我將來幫助你收拾五穀。”

開忒林娜沒有回答。眼淚突然地充滿她底眼睛了；她用一角衣袖揩去了她手上的眼淚。

“你爲什麼哭泣的呀？這自會有法子安排的，”亞特里說，他底眼光凝視在窗外，補添說，“現在她回來了。她的名字也叫開忒林娜——開蒂。拭乾你的眼淚吧。我已經告訴她關於你了。”

開忒林娜匆忙地，服從他揩乾了她底眼睛。她希望看到了一個高大的婦人，長着肥胖的手肘，高高的胸膛，白皙的面孔，因爲她有四五百個盧布的营养呵，同時自己呢，他的合法的妻子呢，是衰老了，她替他餵養着且教育着他的孩子們，在田野裡收割着麥子，她底手臂因勞動在田野間而變成粗糙且硝皮色的了，她的曾經有過一個時候圓潤且白皙的手肘，已經變成瘦削的了。

於是一層燃燒似的嫉妒的憎恨，從新又昏黑地從她的心裏湧到她的腦海裏。但是當她看到一

個穿着一件白的短衫，藍的短女裙，和硝皮色的拖鞋的瘦弱、憔悴的女郎，走進室內的時候，她的眼底突然地環繞着一種驚駭的感覺。這位姑娘的美麗的頭髮，搖盪着有如一個男孩子似的，用一個圓形的骨梳編在她的頭髮上。

這姑娘手裏拿着一綑報紙，驚駭地站住了。

“他看中了她底什麼呢？她底胸膛是平坦得如同一塊木板的。”開忒林娜心裏想着。

“開蒂，我們來了一個客人，”亞特里說，因為他看到了姑娘底疑惑的眼光。“這位就是開忒林開。”

開蒂微笑着，臉是迷惑地羞頰着，她向客人伸出了一隻瘦弱的，蒼白的手兒。

“我一時沒有猜想到呵，”她說，又微笑，笑容是罪惡的而同時又和藹的。但她立即又恢復了原狀，繼續說：“在你長途的跋涉後，我猜想你一定飢餓了。”

“我已經告訴主婦預備茶爐，亞特里說。

“很好……我剛才從工作地回來，”開蒂轉向開忒林娜說。於是，在轉瞬間，她在一面掛在牆上的，靠近手巾的手鏡裏照着，梳理着她的頭髮，然後在板壁後不見了。

開忒林娜仍舊不安地坐在同一張椅子上，在房子中央。她不知道怎麼才好，她不知道怎樣去對付她的丈夫，當他的妻子是在那裏，在板壁後面的時候。她違心地說：

“她是細小而瘦弱呵。”

“那沒有關係的。她是一個秀麗的，仁慈的人。”  
亞特里回答。

彷彿像突然地記起了什麼，開忒林娜匆忙地解開了她底包裹，拿出她的黑炸餅來。

“這裏，是禮物……”

當開蒂，穿着一個帷裙，手是給木炭污黑了的，走進室裏來的時候，開忒林娜仍舊也違心地對

她說，彷彿黑炸餅使她心裏感到慚愧似的：

“這裡，是一點鄉下的禮物。”

開蒂的臉又羞頰起來，她急瞥着亞特里。

“拿去吧，拿去吧，”亞特里說，在一個角落裏忙着什麼東西。“她是一個秀麗的婦人呵。”

“你爲什麼帶了黑炸餅來呢？真的，太多了。”

開蒂立即又添補說：“但我是萬分喜歡黑炸餅的呀。是用酪醬擦的嗎？”

“是用酪醬的，是用酪醬的。”開忒林娜迅速地回答，她心中異常快樂，因爲這姑娘知道了酪醬是什麼。

過了一忽兒，她們三人在一塊用着茶。

“伊凡諾夫無論如何要驅逐出去了，”開蒂說，朝着亞特里。“一個常會，許多聲音……”

“你沒有說嗎？這是時間很久了，”亞特里答道，興奮起來了。他還想說一點別的話，但開蒂打斷了他的話，朝着開忒林娜說道。

“你在你的掌上生了老繭，我在我的手指上生着老繭了。我是整天打着打字機。”

開忒林娜也想說幾句有趣的，能夠使亞特里快樂的話，像開蒂剛才所說關於伊凡諾夫的話。她想告訴他關於她的旅行和旅路上所看到的一切，着但她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她所能夠說的，當她望開蒂的時候，祇有：

“我們的里斯開——我們的牝牛生過小牛了。我陪了她一整夜。小牛是和她一模一樣的。”

“我歡喜小牛的，”開蒂說。

一陣沉默落下來。

“我的手上已經生了肉痣了，’開蒂突然地說。

開忒林娜聽到談起肉痣心裏很歡喜，因為她知道一個醫治的藥方——一種酸。她開始立刻談論着肉痣是怎樣醫治的，而且還打算多談論一些時光，因為恐怕她底話一完結，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談談了。

用晚膳的晨光開忒林娜很困惑，因為她不能夠指揮她底刀和叉，不是刀落下，就是叉落下了；晚膳後，開蒂收拾着杯盤，開忒林娜猜想他們將怎樣安排她的睡眠問題。她想，或許他們會送她上鄰舍那裏去睡吧，而他們自己是睡在此地。

這種思想使她的靈魂底深底湧起了一陣憤怒和嫉妒的波濤了。然而開蒂從別的地方携來了一個行軍床，開始在室內鋪排起來。

開忒林娜走到了桌子的旁邊，望着那放在桌上的報紙，說：

“天呀，我是看不懂。你如何能夠從頭至尾都知道呢？”

在就寢前，開蒂送亞特里出室外去。他戴上帽子，出去了。

“現在你可以睡了，”開蒂說，她臉上露着同樣迷惑的微笑，朝着開忒林娜，指着那剛才換過棉布的她自己底床鋪。



開忒林娜覺得別人希望她說點謙遜的話兒呢，於是她說道：

“爲什麼你如此客氣呢？我可睡在地板上的。”

“不，不，爲什麼呢？”

開忒林娜脫去了她底靴，心裏很高興，因爲她沒有穿了她那雙最好的鞋子來。於是她從頭上脫去了她的 *Sarafan*，她是穿着了一件粗糙的鄉下襯衫，所以覺得很怕羞，急忙匆匆地蓋好了她自己。

開蒂從一個壁櫥裏拿了一些酸，坐在開忒林娜旁邊，用一根羽毛不很熟手地將酸敷在肉痣上，開忒林娜告訴她應該如何敷塗的，而且幫助她。

不久開蒂也解衣了。開忒林娜懷着一顆不自禁的，奇怪的，痛苦的好奇心，望着她底瘦骨嶙嶙的腿和瘠瘦的肚腹。她底眼睛又重新昏黑起來。

“她有什麼可以誘惑他呢？”她，開忒林娜，能夠親手拿了滿滿的一琵琶桶柑汁去餵豬，而這位

姑娘却拿不了一提桶牛乳的。

“呵，你們有安排好睡覺沒有？”她們聽見亞特里在門外說話的聲音。

“進來，進來，”開蒂叫道。

亞特里走進室內，將他底帽子掛在一個釘子上面，於是四顧室內，然後坐下在一隻行軍床上。他問道：

“我可以熄燈嗎？”

“熄了吧。”

於是黑暗瀰漫在室內了。她們可以聽到行軍床在他身下咕咯響的聲音，當他臥下來的時候。

開忒林娜不斷地閃眄着她底眼睛，在黑暗中張望着亞特里的床鋪的所在地，於是沉重的思想爬上了她底心，關於亞特里的，關於開蒂的，關於里斯開的……

開忒林娜早晨要回家了。亞特里送她上車站去。當他們已經離開了房子，開蒂追上了他們，交

給開忒林娜一個包裹，說道：

“一點禮物，給孩子們的。”

“但是你必須，”開蒂固執地說。於是她又補添說，“你可以再留停一會兒嗎？”

“我必須回家了，”開忒林娜回答道。她心裏很驚疑，覺得這是可能的嗎，沒有對亞特里說一句話，就離開了他，但是，這時候，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她底舌子時常想說到里斯開去，所以還有什麼別的話可以對他說呢？而且她此刻只剩了十一個哥貝克了，這件事情也使她很心亂。他將親自給淺她呢，或是要她向他啓口去討呢？

沉默地走着的亞特里，突然地轉向開蒂，說：

“伊凡·古司米要上城裏去了。你去寫一個字條給合作社吧。”

開蒂知道他不願意有別人在他們夫妻間。她向開忒林娜伸出她底瘦弱的手兒，而且祝福她有一個愉快的旅行，於是走開了。她在老遠的地方向

他們揮着她的手巾。

開忒林娜依傍着她的丈夫，漫行在柔軟的，長着青苔的小路上，在兩行高高的，分散的松樹間；爲了防避路上的斷樁起見，她等待着——或許他將開始親口對她說那他們中間最重要的事情吧。他們曾經共同生活過十二年的。在他們的生涯裏的這晨光，能夠互相緘默着不說一句話嗎？

當他們走到了十字路口，他要回轉了，但亞特里並沒有說什麼她所希望的話，只立住了腳，說道：

“呵……假若你需要什麼，你可以寫信告訴我的，在收獲的時候，我會來幫助你的。”

他交給她兩個用舊的金角子，親吻她。

開忒林娜用她底左臂拙笨地挽住了他底頸項，右手拿了金角子，親吻他。

“再會。回家來看看里斯開呵。”

“再會。我要回家的。”

她走開了。但她走了幾步，又回轉頭來。亞特里仍舊立在老地方，看他底樣子，可以知道他還有什麼話沒有說，而且他心裏很難過，因為他沒有對她多說幾句話，就讓她走了。

她立住了脚，心是往下沉，身子向前斜傾。

亞特里立了幾分鐘，彷彿想說話一般，於是揮着他的手兒，叫道：

“當心看護里斯開呀！”

“我會當心看護她的。”開忒林娜回答道，歎息着。

亞特里走上了路，遠去了。

“他們鎮服了這位老婦人了。他們用和藹的談話對付她，封住了她底嘴，使她底舌頭動也動不得。回到鄉村裏，人們將詢問她：‘呵，你有鎮服你那個沒有用的丈夫嗎？你有扯去了那個娼婦的頭髮嗎？你有打毀了窗子嗎？’但是她——她不但沒有打毀了窗子——她甚至將黑炸餅當作禮物送給

那另一個婦人。而且他們給了她兩個金角子，一包給孩子們的東西。千萬不要恐怕那位姑娘現在已經在那裏嘲笑她底黑炸餅了——像她那樣四五百個盧布生活費，就是白麵包也覺得不滿足的。”

開忒林娜立下來，很像預備回轉去一般。但她記起，開蒂底瘦弱的手兒，和她底迷惑的，和藹的微笑了。於是開忒林娜揮着她底手兒，作一度最後的告別，然後在她自己身上畫了一個十字，去了。

上海聯合鐵店

1930, 10, 10, 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六角  
上海聯合書店刊  
四馬路中二郵區



